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奉使部 一十

守節

春秋傳曰聖達節次守節蓋士之亢志自守立義不
侵可殺而不可辱也乃有膺使乎之選履不測之險
或脅於威勢或遭乎羈繫淪跡於殊俗委躬於匪人
乃能精懇內激直節彌厲冒白刃而靡憚濱九死而

不悔雖艱阨備至而操守益固用能感動強敵震聳絕域宣皇靈而無辱折叛臣而自若挺然勁草之質確乎匪石之心斯足以標烈士之孤風為人倫之稱首者矣

解陽晉人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使解陽如宋使無降楚曰百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之而獻于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致命為義臣能

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

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

義不行兩信信不受二命也

君之

賂臣不知命也奉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

許君以承命也

成其君命也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

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考成也

漢楊信武帝時使匈奴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乃坐穹廬外

蘇武字子卿為移中廐監

移中廐名馬之監也

天漢元年且鞮

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丈人

尊老之稱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

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

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

假吏猶言兼吏也時

推為使之吏若令之差人充使典矣

募士斥侯百餘人俱

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為

者既至匈奴置弊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

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泥

野侯沒胡中

從趙破於擊匈奴兵敗而降

及衛律所降者陰相與

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

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

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

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

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而告之單于

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被執獲也

單于使

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

如此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

言被匈奴侵犯然後

廼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

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

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胡官之號

郎謀

單于何以復加

言謀殺衛律而殺之其罰大重也

宜皆降之單于使

衛律召武受辭

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

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

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

召鑿鑿地為坎置熅火熅謂聚火無焱者也覆武其上覆身於坎上也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與

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

益愈單于使使曉武論說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

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衛律自謂

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

武曰副有罪當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

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

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蒲彌

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

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

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

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言何用見汝為

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闢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

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

知我不降明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

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

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一米粟之窖而空者也絕不飲食天雨

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咽吞也數日不食匈奴以

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北羝

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無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

別其官屬常

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

無人給掘地饋也

鼠去草實而食之

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去謂藏之也

杖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

上武能綱紡繳繫弓弩

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謂輔正弓弩也

於軒王

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服匿

如罽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

王死後

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

丁令即上所謂丁零耳

武復窮

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較

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

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虚心欲

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

前長君為奉車

武兄嘉

從至雍棧陽宮伏輦下除

除謂門屏

之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

刎斷也斷其頸

賜二百萬

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

武弟賢

騎與黃門駙馬爭舩

官騎官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金口碑傳曰養馬曰黃門也

推墮

駙馬河中溺死官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

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

不幸亦謂死

陵送葬至陽陵

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

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工武帝大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權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後漢來歙光武時大中大夫建武二年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爲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乃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猶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恚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囂子恂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

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隨杖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囂殺歙使牛耶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懼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藉重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折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口衆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鄭衆明帝永平中爲越騎司馬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帝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今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

漢使既到便偃蹇自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駭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折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种劭靈帝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孤疑遣邵迎勞之因避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責卓卓辭屈還軍夕陽亭郭溥爲尚書郎時獻帝遣溥喻郭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卿直庸人賤夫爲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

馬日磾爲太傅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烏軍師

日磔深自恨遂嘔血而斃

蜀劉巴零陵丞陽人初曹公征荊州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退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夫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爲恨

吳馮熙爲中大夫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脩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脩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禾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群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爲廻送至摩陂欲困苦之

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文帝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諸葛瑾爲中司馬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大帝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晉張淳爲涼州牧張駿治中從從事使於後蜀蜀司隸校尉景騫言於李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吏小住湏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

前秦姜讓爲苻丕侍郎南燕慕容垂既僭僞位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苻丕乃遣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鑿輿勤王誠義邁跡前烈宜述脩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闕於

機運不以艱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反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國家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顛別臭味不同竒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一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過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縣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夫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

後燕梁琛聘於秦既至而秦主苻堅田于萬年將禮之琛辭焉秦主遣辛勁謂之曰賓至主裁君焉得辭且天子無外故日行在所而春秋又有遇見之禮有何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可云然今靈命

既分乾光派別勢均義等理絕茲談况唇亡齒寒輔車之義乎故桓温寇境而貴朝同恤弊邑愧賴以爲君憂秦人使臣未嘗不餽乾不食爵盈不飲而敬恭待命享禮有加今醜虜已獲繼尋舊好會遇之禮豈其時乎遐賓小成使勢屈於主然苟不以禮不敢聞命堅嘉琛有奉命之才乃以行宮具禮以見堅問琛曰燕人物爲誰琛曰大傳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吳王垂雄畧冠世秀邁絕倫內贊百揆外禦四國其餘或以文昇或以武進未有賢不受任官不求才者雖周文多士漢武得人未有過也琛從兄奕時爲秦國書郎堅令琛就之琛曰昔孔明使吳與兄瑾惟公庭相見君子志之往賢盛事豈可忘乎堅乃勅奕就琛微訪燕之得失琛謂奕曰琛之在燕亦猶兄之在秦人臣之禮各爲本國燕之美事恐非秦所欲聞縱日月之過復非臣子所宜論也堅聞而嘉之堅令其太子宏見欲使琛拜琛曰昔太子以士禮者欲其由賤至貴以塞盈心在國不臣其父之臣况鄰國之臣乎且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非敢答恭但懼降屈爲煩耳秦人不能對厚禮以歸

南齊顏幼明爲平南將軍武帝永明七年幼明及宓

從僕射留思教使後魏時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後魏主客郎裴叔業曰今日我等銜使上華來造卿國所爲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之上況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教謂魏尚書南郡李思冲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卿亦應知思冲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聞坐起甚高足以相報思教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國必纓冕而至豈容見黜幼明又謂魏帝曰二國相亞唯齊與不入境小狄敢踣臣蹤

丘冠先永明中爲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日能殺我者爾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請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不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即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准臣父成也今僧郎反葬家瑩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

書奏不省

梁沈浚爲御史中丞時侯景逼京城外援並至景表
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
不去數日皇太子使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
行時十萬之軍何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爲申聞
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
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
設此言欲脅朝廷耶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
貴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
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况浚六十之年且天子
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此
真司空也然密銜之及破張曠乃求浚害之
後梁袁敞爲吏部郎使于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
之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對曰昔陳之祖父乃梁
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盜有江東今大周朝朝宗
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之後便恐彝
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高
祖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
中

後魏于什門代人也明元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

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追逼令入人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頭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益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群衆之中廻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蝨被體跋遣以衣服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日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納之叢石石兵脅之曰爲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爲魏鬼不爲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帝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程駿爲著作佐郎延興末高利王璉求納女於掖庭

獻文許之假駿散騎嘗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
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或勸璉曰
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
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
年璉貴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
逼辱之璉而不敢

北齊崔肇師東魏孝靜天平初爲通直侍郎爲慰勞
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士賊崔迦業等所虜欲逼與同
事肇師執事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
而還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東魏孝靜興和中除起
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嘗侍聘於梁尚書羊侃魏之叛
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命而不答梁人曰
羊來已久經貴朝人遷革李盧亦請宅相見卿何致
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侃
極願相見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
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

張華原爲高祖大丞相府屬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
祖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拘
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

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始天所縱以明公叢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喻公旨明公不即日改除轉禍爲福乃欲賜脅以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乃聞其來喜見於色累遷兗州刺史

紇奚未安爲開府後主以并州使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敗永安豈惜殘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匹歸之

後周李崇爲車騎大將軍自魏廢帝二年從尉遲迥伐蜀蜀人未戰卽降崇乃應募先使喻之旣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崇不對撝乃笞辱之莫獲其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躡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撝不能得其要旨遂害之

趙昶爲中軍都督太祖平弘農擢爲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芒山清水氏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帝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令昶使焉見鼠仁喻以禍福群凶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

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

王慶武帝時爲左武伯奉使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劈面表哀况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

隋鮑宏初仕周爲御正高祖爲丞相奉使出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涇州爲謙將奚甚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盧愷後周武帝時爲禮部大夫爲聘陳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

辛公義高祖仁壽初爲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僚犯法未入州境預令使屬公義答曰公義奉詔不敢有私至揚州皆無縱捨暕街之

游元煬帝時爲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位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暎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

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唐屈突通在隋爲武侯車騎將軍煬帝遣通以詔徵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書召汝於敕字之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覺變詰通占對無所屈撓竟得歸長安

夏侯端高祖初擢授秘書監屬李密來降東關之地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持節爲河道招慰使自澶泉濟河傳檄郡縣東至海南至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次譙會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

史王要漢並降王世充路途隔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繼而皆不悉去端乃坐大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士因歔歔曰可斬吾首持歸於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公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豈有害公而取富貴耶竟冒榛梗晝夜兼行從者唯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又死其半及至見高祖但謝無功高祖憫之復以爲秘書監

漢陽郡李瓌武德中齎布帛數萬段與突厥結和親頡利可汗初見瓌箕踞瓌餌以厚利頡利大悅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後復將命頡利謂左右曰李

瓌前來恨不屈之今日必令下拜瓌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瓌不遣瓌神意自若竟不爲之屈頡利知不可以威脅始禮遣之

崔敦禮爲檢校右驍衛長史武德九年太宗令敦禮往幽州召廬江王李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以京師消息敦禮竟無屈撓及瑗誅太宗壯之賜以良馬及黃金器物

蔣儼常州義興人也少以明經累遷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征遼東募有能使於高麗者人皆疑憚惟儼請行既至虜庭爲莫離支所執置於窟室中儼抗節不撓及高麗敗儼得還

陳行焉爲吉州長史使往吐蕃吐蕃大臣欽陵使行焉拜伏行焉擁節不屈臨之以兵竟不從因被拘留十餘年而卒至永隆二年喪還高宗深嘉歎之贈睦州刺史

田歸道爲左右衛郎將武后朝突厥默啜請入朝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武后不許默啜深怨望遂拘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之請兼諭以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

三萬石雜絲等并許結婚歸道乃得還

郭元振中宗神龍中爲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牙帳之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史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吊贈之禮娑葛感義復與元振通好焉

顏真卿爲太子太師德宗建中未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德宗從之朝廷失色宣武軍節度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於路不及真卿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遶慢罵舉刃以擬之真卿不動希烈遽以身弊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館舍因逼爲章表令雪已罪願罷兵爲農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帝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召真

卿坐觀使倡優斥黷朝政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可呵止時幽州朱滔鎮州王武俊魏博田悅天平李納使皆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乎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聞顏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反被害詬罵不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坑顏真卿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齎伯儀旌節首級誘示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真卿爲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偽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宮闕希烈弟

希倩在朱泚黨中烈休誅希烈聞之怒是歲八月三日乃使闖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勅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西平貞元元年正月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

殷侑憲宗時為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以侑為副既至虜庭迴紇驕倨見漢使盛陳甲兵與其相不拜欲受漢使禮侑堅立不

動宣命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留使者行人皆惶懼獨

侑謂虜曰今可汗是漢家子婿坐受使臣禮是可汗無禮非使臣無禮也虜憚其嚴正卒不敢逼

胡証為金吾大將軍穆宗長慶初太和公主下嫁詔以本官檢較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行及漢南虜騎繼至狼心犬態一日千狀欲以戎服遽變華服者欲以王臣疾驅徑路者証抗志不拔守漢儀黜夷法不辱君命使迴拜工部侍郎

後唐李承勳為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伺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交

聘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勲曰吾大國使人大原亞尹自唐帝除授燕王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於獄數日出而訊之曰臣我乎承勲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勲竟歿於燕李光序爲散騎常侍莊宗初平中原與右拾遺曹琛往湖南馬殷册命先是爲梁中使往如鄰國禮或稱臣呼殷爲殿下賓幕皆有丞郎給舍之日光序等至客司先會謁殷之禮須遵梁朝舊事琛謂之曰豈有湖南令公稱藩事唐室復欲天使稱臣哉如不受唐册命改圖卽任所爲既見殷但呼公而已其餘學士舍人但呼爲判官書記

晉陳乂後唐明宗長興中爲中書舍人銜命册公主

於太原

公主卽高祖后也

高祖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

獻可於乂宜陳一謳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耳乂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乂今生所不爲也聞者無不嘉之

漢龍敏晉開運中以尚書左丞奉命抗越先是朝臣將命必陳

崔士和爲中散大夫武定未蕭寶寅之在關中以士和爲督府長史時莫折生遣使詐降寶寅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奏撫慰爲念生所害唐吳損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大曆中奉使吐蕃以疾歿于蕃中太宗憫之贈工部尚書

吳淑章敬皇后弟也德宗建中初爲左金吾大將軍時涇原兵叛駕幸奉天盧杞白志真稱朱泚必當向順固無背叛之事德宗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淑歎息謂親友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死所矣遂請使焉及至京城賊泚勉勞如嘗儀淑退而泚逆謀已決因害淑於四方館之前帝聞而哀悼久之廢朝一日贈太子太傅實封一百戶葬事官給嫡子與正員五品官

孔巢父爲給事中興元二年李懷光擁兵河中巢父奉使宣慰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已死帳下恐禍及已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且懷光素服待命而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喑曰太尉盡無官矣懷光亦不禁止遂害巢父及中官啖守盈焉德宗聞而驚悼父之贈尚書左僕射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一

子正員官收復河中日所司備禮葬祭之
 張薦為秘書監貞元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
 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往弔贈卒於赤眉東嶺東
 紇辟驛吐蕃傳歸其柩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
 薛存慶為給事中穆宗長慶元年為幽州宣慰使卒
 於鎮州以其介左拾遺狄兼暮終事詔贈吏部侍郎
 以其將命歿於外加等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便宜 請行 絕域

便宜

傳曰君之使臣也任之以事不制之以辭故古者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漢氏之後
 乃有將命于外臨事有謀應變決機周物成務克寧

聞外之政善救民家之急或興功利以佐用度或宣
威罰以誅暴橫乃至發屬國之兵收功於異域草慕
府之檄揚威於鄰境置戍以禦羣盜矯命以全舊勳
斯固誠心之所存本於利國王事之靡監彰乎匪躬
者焉

漢陳平為護軍中尉從高祖擊黥布還至長安燕王

盧縮反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

者陳其短失過惡帝怒曰噲見吾病時高祖病創延幾我

歿也幾幸我死也幾音冀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

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傳音張平至軍中即斬噲頭

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

多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呂后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

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

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反縛兩手也載檻

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

公孫途前為濟南太守時左將軍荀彘樓船將軍楊

僕征朝鮮兩將乖異以故久不決武帝使途往征之

有便宜得以從事途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

下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途曰今如此不取

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途亦以

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

汲黯為謁者時河內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音類

竊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

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帝賢而釋之

徐偃為博士使行風俗偃矯制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

國鼓鑄鹽鐵鑄銅鐵扇熾人謂之鼓還奏事徙為太常丞事具憲官

彈劾

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武帝甚悅

馮奉世為郎先是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汗為外國所苦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

而西域諸國新輯輯與集同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

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也都尉宋將言莎車

與旁國兵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并

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大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

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

劫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鄯音都善

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

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亟急居力也音切其勢

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論諸國王以發其兵南北道

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

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

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

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

龍而還言馬形似龍者

嘗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擊匈奴宣帝以惠奉使

克護封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

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

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所至專命而行

也風讀日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發西國兵二

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

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

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

日既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置猶放也王執姑翼詣惠惠

斬之而還

後漢杜詩建武初為侍御史安集雒陽時將軍蕭廣

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途格殺
廣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棨戟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以

赤油韜之謂之油戟
王公以下通用之

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徙詣河內時冷寒
徒病不能行路過引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
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門光武得奏以見
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使也

宋均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光武詔
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擢選精勇聞命
奔走謂之奔也往救

之既至而尚已沒時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令均監

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抗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
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平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
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
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
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
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懼即
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
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
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
問焉

樊準和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冀州到部開倉廩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

王誦爲議郎獻帝建安二年奉詔書以孫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守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爲甚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誦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

賈逵爲太祖丞相主簿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荀禹爲治書侍御史慰勞邊方時明帝始卽位吳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

晉劉頌爲文帝丞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賑貸不待報而行

宋沈演之爲司徒左西掾文帝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天水人民饑饉以演之巡行拯恤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

後魏辛子馥爲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

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簡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北齊張纂爲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王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城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

唐邕爲大司農武成河清元年突厥來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勅更促期會繇此兵士限前畢集

白建爲大丞相騎兵叅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栢谷中避賊經二十餘日賊退後勅建就彼簡較續遣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勅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勅許焉戎乘無損建有力焉

後周柳帶韋爲太祖丞相參軍時候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假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太祖書以撫安之並卽附降既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使遂帶

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唐魏徵貞觀初爲諫議大夫奉使安輯河北許以便
宜從事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
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
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
家之利知無不爲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之大計今
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
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使
宜從事主上旣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
旣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悅

裴行儉爲吏部侍郎儀鳳太中高宗聞吐蕃贊普卒
而嗣主未立詔行儉爲安撫使乘間經畧之行儉以
贊普新立復委政於欽陵未有間隙乃止

嗣號王巨天寶末爲河南節度使兼統領南陽節度
事時有詔貶南陽節度使魯炤爲東毅巨奏曰若魯
能存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玄宗曰卿隨宜
處置之巨至內鄉趣南陽賊將畢深聞之解圍走巨
使追何履光趙國琮同至南陽宣勅貶魯削其章服
令隨軍効力至日晚以恩命命魯復位

栢耆爲諫議大夫代宗大曆初橫海軍節度使李全

畧卒子同捷爲副大使居喪擅領留使仍重賂藩鄰以求續襲詔授同捷充海節度使以天平節度烏重裔爲滄州節度以代之詔下同捷託以三軍乞留拒命乃命重裔率鄆郟兵加討鎮州王廷湊本畜狼心欲吞橫海乃出兵於境以赴同捷同捷既窘王廷湊援之至慈州遇前官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不及又詔以李祐代爲橫海節度三年三月詔耆軍前慰撫四月李祐收德州同乞降於祐祐疑其詐者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者經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其月二十六日

至德州界謀言廷湊兵來劫篡者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寮稱賀

孔巢父德宗時爲給事中魏博宣慰使田悅背叛日久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構謀殺悅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稟命巢父巢父因其衆意令日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

請行

古之王者在經綸之際志滅寇戎當臨御之初思拓土宇莫不採拓衝之謀延離合之士則可以屈人之

兵而舉無遺筭也故有奮忠誠騁飛辯請以一介之使宣乎萬乘之威發應對以應變蹈危機而制勝俾梟雄革心殊俗請吏垂諸竹素亦士之難能也

漢隨何為漢王謁者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

地至虞今成州 謂左右曰彼等皆無足與計天下事

者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

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

萬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張騫漢中人武帝建元中為即時匈奴降者言匈奴

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其

擊之元元 漢方欲事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

奴中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

其父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其父一云堂邑之奴本胡人名其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

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出隴西

終軍武帝時為謁者當發使匈奴漢朝欲遣人為軍使於匈奴也

自請曰臣無橫草之功言行草中使草偃 卧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

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

石啓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

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盡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

少材下孤於外官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充一方之

任尤當也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帝奇軍對擢

為諫議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

路溫舒為右扶風丞武帝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

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以盡

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

故官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

江充趙國邯鄲人武帝召見大臺宮既至前問以當

世政事帝悅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

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帝以充為謁者

使匈奴

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

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

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

陳湯元帝時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

校尉與甘延壽俱出

班伯為奉車都尉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

河平中單于來朝成帝使伯持節迎於塞下

後漢來歙建武初為太中大夫是時光武方以隴蜀

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子陽公孫

述道途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任

其謀若何欵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三年乃以欵使隗囂

蜀諸葛亮初從先主在樊聞荊州劉琮已降曹公遂率衆南行爲曹公所追破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吳大帝也

及至吳即遣水軍三

萬隨亮詣先主

吳魯肅初事大帝以荊州劉表死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帝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後魏鹿念爲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

豫章王綜鎮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綜梁帝愛
子衆子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愈遂請行
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
隋高頴爲高祖相府司錄時劉昉爲司馬鄭譯爲長
史尉迺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陵諸將不一
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
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爲將譯又
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懌頴遂請行深合上旨遂遣之
陸知命開皇中爲儀同三司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
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展物色芻蕘匹夫奔踈
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纒覽臣所謁昔軒轅御曆既
緩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
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惟高麗小豎
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繇惡殺好生欲
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
闕下書奏天子異之

唐蔣儼貞觀中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
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畧華夷畏
威高麗小蕃豈敢圖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
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窟室脅以兵刃

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朝散大夫
喬寶明爲紀王府叅太宗征遼寶明以乘輿暴露堅
城之下賊久未平不勝其憤因至長安爲司空房玄
齡陳取高麗之筭玄齡表送請行在謁太宗與語甚
奇之謂曰今安市不降平壤尚遠我慮三軍寒凍已
命班師卿既遠來今者欲陳何策寶明日昔魯連飛
矢而燕將死陸賈使越而趙佗順臣願將命平壤申
諭高麗承趾蹕之後心膽破裂臣得進說其必面縛
而自致耳若懷不遜臣請爲傅介子斷蘇文之首以
降其國太宗壯其言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祿也
卿之輩終不投之死地也於是引寶明叅侍從之列
尋守通事舍人

吳淑章敬皇后之弟建中初爲左金吾大將軍時涇
原兵叛德宗幸奉天盧杞白志貞稱朱泚必當向順
固無背叛之事帝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激歎息
謂親友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死所
矣遂請使焉

栢耆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畧學縱橫家流憲宗元
和中王承宗以嘗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
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

處士充左拾遺充使

絕域

王者文明之治既成於中震疊之威將加乎外思布
皇澤必選奇材若乃經畧遠夷懷柔絕域一介而往
單車載馳齎三歲之糧通百金之貨泛浮金沒羽之
水歷沍寒多雨之國窮山川之源覽氣象之異至於
飲食非顛言語靡通道閉不開兵阻攸隔而能罔憚
回遠志期宣導莫不慎乃風裸奉其幣帛以結於驩
好以致其琛賚至於死亡畧盡星紀屢周握節而歸
不辱王命非乎心比金石志在功名者豈及此哉

漢婁敬高祖時為中郎號奉春君高祖取家人子為
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

張騫為郎武帝遣使通西域使月支行時百餘人去
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

康居而傳聞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
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

呂越人武帝時與王然于栢始昌等十餘輩間出西
南夷求間隙而指出身毒國王滇滇于當羗廼留為求

道當羗滇王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為昆明所閉塞後南粵

破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司馬相如字長卿武帝時為郎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物故死也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

事者多言其不便帝乃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

副使者王然子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

吏幣物以賂西南夷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笮冉駹

斯掄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沫水

出蜀廣平微外若南至牂柯為徼徼以木石水為界

水出旄牛微外去邊關欲與牂牂通靈山道橋孫水靈山道孫水

柯作微塞也元入若水於孫孫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大悅

王烏北地人元鼎中匈奴數使使好辭其言求和親

漢又使揚信使於匈奴揚信既歸漢使烏等如匈奴

匈奴復調以甘言給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結為

兄弟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蘇武為移中廐監時匈奴留使郭吉路充國等匈奴

使來漢亦留之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盡歸漢

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

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嘗惠

募士斥侯百餘人俱嘗惠太原人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蘇武使匈奴昭

昭昭使部昭十六

帝時乃還宣帝本始二年使烏孫其後復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王忠爲光祿大夫以馬宏爲副使西國

文忠爲關內尉時屬賓遣使奉獻漢使忠送其使其後軍侯使屬賓

奚充國宣帝時爲使者送烏孫公主小子萬年爲莎車王

馮奉世宣帝時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詣國客至伊脩城

魏和意宣帝時爲衛司馬副侯任昌送烏孫侍子

竺次爲謁者宣帝遣次以期門甘延壽爲副送烏孫楚主侍者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立楚主子元貴靡爲大昆彌

樂奉爲侍郎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至京師學鼓琴漢遣奉送王女過龜茲

殷廣德爲侍郎宣帝時車師王奔烏孫烏孫留不遣漢遣廣德責烏孫求烏孫王

董忠爲長樂衛尉宣帝甘露三年單于來朝遣歸國漢遣忠與車騎都尉韓昌將騎一萬六千送單于出朔方鷄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元帝卽位

漢復遣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寒邪單于侍子
夏侯藩爲中郎將成帝綏和元年漢遣藩副較尉韓
容使匈奴

韓況爲中郎將哀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遣況送之
單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乏
食單于乃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

王咸濟南人王莽前誅單于侍子登莽天鳳二年單
于旣和親莽選儒生能顯對者以咸爲大使五威將
軍琅邪伏黯等爲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
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漢北止責單于馬萬匹牛
三萬羊十萬頭及稍所畧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
好爲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
之罪應敵縱橫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咸入塞病
死

陳遵爲河南尹免官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
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
復令統報命

段柳田吟切爲中郎將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詣

關奉稱藩臣遣柳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三十一年
單于薨柳將兵赴弔祭以酒米

鄭衆爲越騎司馬明帝永平八年北單于遣使來朝命衆北使報命

其英爲西域都護班超椽和帝永元九年超遣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舩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三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蜀馬良爲侍中時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

吳康泰爲中郎使扶南先是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魏晉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言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遣勿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秦使扶南乃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也

劉咸會稽人爲吏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秦論來到交趾太守劉邈遣送詣大帝大帝問方土謠俗論具

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歛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大帝以男女各十人差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

南齊江景玄爲益州刺史劉俊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鄯善爲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丁零借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茵茵嘗繇河南道而抵益州

後魏高徽宣武延昌中假員外散騎嘗侍使於罽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維侯烏孫並因之以獻名馬

劉長文爲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

孫紹孝明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

元孚從出帝入關爲司空兼尚書令太保侍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于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歡悅奉皇后来歸

北齊斛律羨舉爲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羨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張纂爲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

後周庫狄峙初爲西魏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屢爲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

王慶爲將軍使吐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

隋元暉初仕後周爲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時結和親令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

長孫晟初仕後周爲司衛上士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說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慶送千金公主至于其牙前後使者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開皇四年爲奉車都尉副虞慶則使於攝圖七年攝圖死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莫何可汗八年處羅侯死又遣晟往弔十三年又使焉

辛彥之仕周爲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賀若誼仕周爲直閣將軍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攜貳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悉其并力爲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

長孫平爲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都監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高祖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疋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

柳謩之爲光祿少卿時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

化公主妻之以騫之兼散騎嘗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騫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

杜行滿爲司隸從事煬帝即位之後遣行滿使於西域至安國得五色鹽而返

嘗駿爲屯田主事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駿與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

等帛各百疋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

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獅子島自是島於赤土

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鷄籠島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

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鑠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

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與洗其日未時那邪迦

又將象二頭持孔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籍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道路至王官駿

等奉詔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

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不復赤土國矣飲食踈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蠃蝸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北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儀甚厚尋遣那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亟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上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濶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耶迦於引農謁帝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等官賞各有差

裴清爲文林郎煬帝遣清使於倭國渡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迴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至東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王

韋節爲侍御史與司隸從事杜行蒲使於西藩諸國

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儻女獅子皮鼠毛而還

唐劉文靜為晉陽司馬高祖起義文靜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

襄武公琛與大嘗卿鄭允璠齋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

高表仁為新州刺史貞觀中倭國朝貢太宗矜其道遠詔所司無令歲貢又遣表仁持節撫之表仁浮海數月方至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葱鬱有烟火之狀若鑪錕號叫之聲行者聞之莫不危懼

郭元振為通泉尉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使聘於吐蕃蕭斯為右散騎嘗侍武宗大曆九年為迴鶻宣尉使崔漢衡以簡較禮部員外郎大曆六年為和吐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後為鴻臚卿建中四年加簡較工部尚書復使吐蕃

韋倫為郴州防禦使坐事貶隋州司馬建中初德宗選堪使絕域者擢拜倫太嘗少卿兼中丞持節充通和吐蕃使倫至蕃中宣諭皇恩次述國家威德遠振蕃人大悅贊普入獻方物使還遷大嘗卿再入吐蕃

西蕃長服

樊澤為都官員外郎充和蕃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結贊深禮之

于頔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後為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充西蕃計會使

張薦為太嘗博士貞元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

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可汗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

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往弔贈卒於赤嶺東紇辟驛吐蕃傳歸其柩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前後三使

異國

袁滋為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冊南詔使及還以清平官尹輔酋來朝

呂溫為左拾遺貞元二十年副工部侍郎張薦為入吐蕃使吐蕃以中國喪禍留溫經年

武少儀為太嘗少卿元和四年命少儀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冊立南詔及弔祭使

先是諫議大夫段平仲充使繼命諫議大夫呂元膺充湖南江西宣慰使議者以為諫議盡去慮乖大體繇是元膺行平仲繼止乃遣少儀

殷侑為太嘗博士元和中迴紇請和憲宗仍命宗正

少卿李孝誠奉使宣命以侑爲副

鄭權爲右散騎嘗侍長慶二年自迴鶻告哀迴穆宗初卽位欲重其使以權嘗歷顯位器質魁偉有詞辨可以將命故選任之至虜庭詞氣頗得使臣之體虜衆敬憚焉

劉元昂爲大理卿長慶二年自吐蕃使還對於麟德殿奏往來渡黃河上流在洪濟橋去西南十餘里其水極爲淺狹春可揭涉秋夏則以舩渡其南三百里餘有三山形如鍬河源在其間水甚清冷流出六十里然經一赤岸長五十餘里土色如頰河流經歷水色遂赤續爲諸水所注漸就黃濁又其源西去蕃云烈館約四驛每驛約二百餘里東北去莫賀延磧尾約五百餘里其磧尾澗五十里向南漸狹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渾國至北轉微故號磧尾計其地理當劔南之直西元昂初見贊普於悶但盧川蓋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婆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李從易爲宗正少卿文宗太和四年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入吐蕃答賀正使

後唐李彥楷爲供奉官明宗天成元年與高品李光裕使雲南

烏昭遠為左金吾衛將軍天成二年以昭遠守左衛
上將軍充入蠻國信使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奉使部 十二

羈留 死事

羈留

古者念國事之重慎出疆之選故歛旛拭壁著乎法
制皇華四駐形於風什至若冒威強隣投身絕域遇
責言之禍因加兵之勢國患未弭道閉不通拘留別

館樵悴窮海嬰維繫之苦極窮愁之感乃有持節不
 屑誓志無苟興言慷慨以聳其聽移書引喻以動其
 心終受禮而遂歸能蒙恥而有守此固精剛內激忠
 純不二雖濱乎九死嬰是多難而保令名於將來為
 良史之稱述不亦躋哉

石買孫蒯皆衛大夫魯襄公十七年伐曹取重兵曹
 人愬于晉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
 孫蒯于純留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治本罪而晉
 因為其行人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陳無字齊大夫魯昭公二十年四月送女致少姜晉
 韓須如齊逆女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
 號所以

謂陳無字非卿
 欲使齊以適夫
 人禮送少姜 執諸中都中都
 晉邑
 在西河界 休縣東南 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
 也 畏大國也
 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
 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
 遂逆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 叔向言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
 字

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
 貪國則不共逆畢於送是
 晉國不共 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
 為盟主且少姜有辭謂請無
 字之辭 冬十月陳無字歸
 蹶繇吳子之弟也魯昭公五年冬楚子伐吳以驛至

於羅汭驛傳也
 羅水名 吳子使蹶繇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
 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問君將治

兵於敵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今龜兆告吉龜如此

日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敵邑休怠休解也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憑盛也虐執

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敵邑雖羸若早脩完

完器備其可以息師息楚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

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敵邑知備以禦

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嘗一卜

臧一否其誰能嘗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

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是行也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繇歸十九年令尹子瑕

言蹶繇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

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

也乃歸蹶繇

季孫意如魯大夫平子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會晉

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

而棄兄弟蠻夷晉也兄弟魯也其執政貳也報政之日有二貳心於昔而助之

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於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

焉不可以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平

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患謂見報二副也子服惠伯曰

子行也奉使部

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晉人執平子子

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正卿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

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

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間侯也欒氏晉大夫欒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

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晉邑也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

使叔孫豹發師敝賦躋跋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使

次於雍渝晉地也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頃子

勝也左右軍也倚止晏萊焉從後日倚止獲也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

還非以求遠也非以遠求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

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至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

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力也今信蠻

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免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

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

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

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季孫

叔孫婣魯大夫昭公二十三年正月邾師過武城遂

取之獲鋤弱地邾人愬子晉晉人來討叔孫婣如晉

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

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

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

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

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日子弗良圖而以叔

孫與其儻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

將焉歸時知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

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知衆取叔孫是為諸侯皆得輒相

執乃弗與使各歸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

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

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

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

立期立待命也從且至旦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

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

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樸法又進二冠以與之為若不解其意為叔

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汝

所行貨見如不出留中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二十四年正月晉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我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蹊待于門

內匿叔孫家臣曰餘左願而欵乃殺疑士伯來殺也故謀殺之右顧而

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

以父子久執子以謝知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

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樂祁宋大夫魯定公六年秋八月樂祁言於景公曰

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

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它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

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日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寅即晉政多門往必有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不行

也見溷而行溷樂祈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

縣上獻揚楯六十於簡子揚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

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揚楯賈禍弗可為也已范

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范獻

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

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北趙氏經所以稱行人

八年二月趙鞅後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

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未必叛晉執樂祁在獻晉六年獻

子私謂子梁獻子已歎子梁樂祈曰寡若懼不得事宋君是以

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子子梁以告陳寅陳曰宋將

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太

行太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

止諸州

漢張騫漢中人武帝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

奴破月氏王月氏西域胡國也以其頭為飲器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

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無人

援助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更過也音工衛反乃募能使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

氏奴其父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其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

俱出隴西經匈奴過由匈奴過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日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

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

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向西走數十

日走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至大宛

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欲問何之騫曰為漢

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道讀

日導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

為然遣騫為發道譯抵康居抵至也康居傳致大月氏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

君之以大夏為臣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

漢殊無報胡之心下遠音千萬切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

得月氏要領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

於漢故以要領為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羗中歸並音

喻要音二功切也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羗中歸並音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

切步浪奉使部七

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

使君騫為人疆力寬大信人強力言堅蠻夷愛之堂

邑父胡人善射窮惡射禽獸給食忍於事初騫行時百

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郭吉史不載武帝元封元年十月親巡朔方歷上郡

西河出長城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以建武節使

吉諷告單于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王客主

者也問以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

見吉日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

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

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苦寒無水草之地

為但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

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又云

四年匈奴單于遣使遺漢書漢遣使者報送單于使

單于使左右漢難使者曰漢禮義國繇二師道前大

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

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

罪當笞小過耳孰與昌頓單于身殺其父代

立帝妻后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

蘇武字子卿初為移中廡監移中廡名時漢連伐胡故數

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

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天漢元年武帝遣武以中郎

及假吏嘗惠等既至匈奴單于益驕武留單于庭十
九歲迺還

宋桓榮祖爲冗從僕射明帝遣說薛安都爲安都所
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爲安都將領假置冠軍將軍
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胸山虜遣騎追
之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上

後梁庾信爲右衛將軍散騎嘗侍聘于周屬大軍南
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
祿大夫都督

陳徐陵初仕梁武帝爲通直散騎嘗侍使魏及侯景
寇京師父攜生之在圍城內陵不奉家信會齊受魏禪
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
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曰夫一言所感疑暉
昭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
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
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
沛之期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而望執事不聞
之乎昔分鼇命鳳之世觀河拜雒之年則有白鳥流
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感旱坼三川長波
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王鏡而猶屯何則

聖人不能爲時斯因窮通之嘗理也至如荊州刺史
湘東王機神之所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
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
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
使郊禋楚翼寧非夏祀之君戡定艱難便是翊周之
霸豈徒函王徙雍朞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
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
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投身如期斯所未喻一也
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徑途何幾至於鏜
鏜曉係的的烽雷隔淑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
流寶盃遙憶溢城峯號香爐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
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
而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
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
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
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
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
也晉熙盧江義陽安陸皆云欵附非復危邦計彼中
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
一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

命又此段賓遊通無貨殖委非韓起聘鄭私買玉鏤
吳札過徐躬掛寶劍繇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
皆已虛罄散有限之餘財供無期之夕客斯可知矣
且劇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鑿何則生
輕一髮死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
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
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
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間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
將從私其騾驢綠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
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
可懼雖非通論皆是外言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
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皆憤
厲旣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家磔蚩尤千剝割
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讐佩弭腰鞭爲其卑
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徂詐遂駭狼心頗疑宋
萬之誅彌懼苟瑩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凌凡
我行人偏膺讎憾正從蒞觴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
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見焉又聞本
朝公王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蕞
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

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以何親爭歸
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駿
篋吾雖不敏嘗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
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名爲葛
榮之黨邪爲邢果之徒耶如日不然斯所未喻四也
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當居則
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著爲籌
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
家流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
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訐謨寧非帷
幄或揚鷺而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
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
謳謠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
在搖其齒牙爲間諜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
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
可濟河橋馬渡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鷄鳴皆曰田文
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
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
元師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剪馘乃至鍾儀見赦
明發遵途襄左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旛拭王修好

尋盟洙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敬
無違今者何讐翻蒙貶責若以爲言斯所未喻六也
若日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與形魄固已
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
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樊籠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
懸况吾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致久是
即雖蒙養護更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
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
其言何能善諱夫屯亨治亂有意於前期謝嘗侍今
年五十有一吾今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
彼後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
吾知其決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繇
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
圍文林凡有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
至春和微宜商畧夫宗基彌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
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
伯無讐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
年斯非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
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
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

誘梁客其外膏唇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
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
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斌媚曹屈詐於羈縻旋軫歲
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
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
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畧也抑又聞之雲師火
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鱗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從
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
奉違溫清身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
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稟付源出
主桑行路貪情猶其相愍嘗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
擇事而趣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驟駕前王郎吏
明經鷄鳶知禮巡省方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
耆耄至以珪璋王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
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私啣泣吞聲長對
公間之怒情禮之訢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封舌
是所不圖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
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
莫限高卑皆彼驅畧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
官俱餒墻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

言可念如得生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
虞夫四通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稱
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
禮而中朝大義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
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
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楊越朝千
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
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漢丞相解頤之說
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請能曉諭若鄙言爲謬
來旨必通分請灰釘其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嚙舌
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
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
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雒孤墳嘗表思鄉之夢于祈
以屬哽慟增深遵彥更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
侯蕭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

袁憲武帝永平元年爲中書侍郎兼散騎嘗侍與黃
門侍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

後魏賀狄干爲北部大夫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
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絕婚

秦王觚翰之子也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

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
賂道武絕之觚率左右馳還為垂子寶所執垂待之

更厚 又云叔孫建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

耿貳 史不載官 使於北燕馮跋跋遣其黃門郎嘗陋迎之

于道跋為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

忿而不謝跋散騎嘗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

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

幸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曰亦各有志也匹夫尚不

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

後周元偉為小司寇武帝建德四年偉為使報聘于

齊是秋帝親戎東討偉遂為齊人所執六年平齊偉

方見釋帝以其久被幽繫加授上開府

伊婁謙為宣納上士武帝將伐齊使謙聘齊觀釁帝

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揚休之責謙曰貴朝盛

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馮式之始未聞興師設

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嘗理豈足怪

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

陳許善心為直通散騎聘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

獲反命累表請辭高祖不許留贄賓館

唐鄭元璿為太嘗卿時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

其兄為叱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為
 倚角來寇汾晉高祖詔元壽入蕃喻以禍福叱羅竟
 不納乃欲總其部落入寇太原以為武周聲援未幾
 叱羅遇疾瘵之弗愈其下疑元壽令人毒之乃囚執
 元壽不得歸叱羅竟死頡利嗣立留元壽每隨其牙
 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
 元壽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繫蘇武弗
 過也拜鴻臚卿又云武德四年四月突厥寇并拘我
 行人漢陽公環大嘗卿鄭元壽左騎
 衛大將軍長孫順德高祖大怒亦留其使人後鄭元
 壽數歲得還高祖謂曰卿古之蘇武張騫弗之過也
 凡五使突厥幾
 於死者數焉

源休為京兆尹弔冊迴紇使德宗建中初休奉使至
 振武軍使張光遠已殺迴紇突董等帝初欲遂絕其
 使令休還待命於太原久之方遣仍令休歸其突董
 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屍突董者即武義可汗之叔
 父也屍既至可汗令宰相已下具彩車及馬來迎其
 宰相頡于思迦等坐大帳外雪中詰殺突董等故休
 曰突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鬪而死非天子命也又問
 使者皆唐國負罪死不能自戮耶不然何假手於我
 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矣言頗悖慢乃引去供餼甚薄
 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

殺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洗血汗益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絹一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休竟不得見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

郭降爲鴻臚卿貞元六年奉使冊忠貞可汗可汗爲其弟所殺而篡立時迴鶻大將頡于迦斯西擊吐蕃未迴及四月其次相率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爲可汗年方十六七及六月頡于迦斯西討迴將至牙帳次相等懼其復有廢立不欲漢使知之留降數月令迴及頡于迦斯之至也可汗等出迎於郊野盛陳降所送國信器幣可汗與次相等皆俯伏自言廢立之繇且請命曰惟大相生死之悉以所陳器幣贈頡于迦斯以悅之可汗又拜泣曰兒愚幼無知今幸得立唯仰食於阿爹國政悉不敢問也迴鶻謂父爲爹可汗以子事之頡于迦斯以其卑遜興感乃相將號哭遂執臣子之禮焉盡以所贈器幣頒賜左右諸行從將士已無所受自是其國稍安乃遣達北勒梅錄將軍告忠貞可汗之哀於我且請冊新君也

魏竇義史不載官爲幽州揚志誠春衣使文宗太和七年

志誠以簡較工部尚書轉簡較吏部尚書中使廉奔
迴奏曰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有怨言兼他使焦奉
鸞尹士恭並為志誠繫留矣

強文彩史不載官為安南送冬衣使為黃洞賊所留

死事

烈士之節可殺而不可辱也蓋有備使乎之任乘不
測之險危言抗論厲聲正色臨白刃而不撓履虎尾
而無憚卓然守節甘心死地斯可謂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也已其或中反間之謀值變故之勢淪陷異域
遭罹非命際會世難以隕厥身誠可悲也至有奄忽

被疾遊於客館復命中途號於左穀亦詩人盡瘁之
斯在而春秋加等之攸及咸用論次著之于篇

伯蠲鄭大夫魯成公九年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
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漢酈食其為高陽里監門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圍監門門卒也高祖初

為漢王使食其說齊時韓信虜魏王破趙伐降燕定
三國引兵將東擊齊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

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
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間使謂使人伺何

以得無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棹三寸舌下齊七十

用府元事 死事 卷之六十三

餘城掉搖也將軍將數萬衆廼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

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

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欺已而烹之

朱建子臣欽若等曰朱建之子也史闕名文帝時為中大夫使匈奴

單于無禮建子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安國少季姓安國字少季霸陵人武帝時南粵王嬰齊死子

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初嬰齊為太子入宿衛取邯鄲

穆氏女及即位立為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

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少季喻王王太

后入朝令辯士諫議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

等輔其決助命決義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

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

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

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北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

關於天子許之王太后將入朝其相呂嘉數諫止也

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

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

謀誅嘉等介特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

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

用府元事 奉使部 卷之六十三 二十

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太后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嘉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

谷吉元帝時為衛司馬會致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那而不助已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康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鄧支單于鄉化未醇不雜曰醇醇一也厚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

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宜絕而不送近

從塞還示棄捐不畜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鄉從謂向化而

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

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

漢之節承明聖之詔諭厚恩不宜敢桀言到支累威當不敢傑點

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嬰猶帶也必

遁逃遠舍不敢近邊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

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單于庭帝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

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

可遣帝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後漢伏隆字伯文瑯邪夷武人仕郡督郵建武二年

刑府元覽 奉使部 二十一

張步兄弟各擁強兵據有齊地光武拜隆光祿大夫使於步即拜東萊守而劉永亦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二州青州徐也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有困厄授命不顧又使人知出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得生到闕庭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萬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訴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

胡母班獻帝初為執金吾與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將作大將吳脩越騎較尉王環安集關東後將軍袁術河內太守王康各執而殺之班字公節太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為

袁紹河內太守唯韓融獲免

蜀馬良為侍中先主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

晉王運為南海太守元帝命陶侃討杜弢弢乞降帝使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

巴東監軍張受命後諸將徇功者攻擊之不已張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

前秦閻負為苻堅遣負及梁殊銜命下書徵張天錫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宋朱超石仕晉為河東太守其兄齡石先持節督關中諸軍事關中擾亂高祖時為車騎將軍遣超石慰勞河雒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為佛佛所殺

臣欽若等曰佛佛即赫連勃勃

孫長度為奉朝請明帝遣使業代孔顛行會稽太守事使長度送仗與之并令召募行達晉陵表標就其求仗長度不與為標所殺追贈給事中

崔元孫為尚書度支郎泰始二年青州刺史沈文秀反明帝遣明僧暲等與平原諸郡義兵伐之使元孫慰勞諸義軍元孫隨僧暲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南齊車僧朗太祖為齊王時遣使于魏會宋順帝亦遣殷靈誕使于魏魏孝文大饗群臣僧朗以班在靈誕之後辭不就席宋降人解奉君亦僧朗於會中詔

誅奉君等

梁張載爲太府卿時王琳爲湘州刺史恃功縱暴爲元帝所徵至江陵以下吏乃使載與廷尉黃羅漢宣慰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羅漢殺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讐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齎割備五刑而斬之

後魏秦愍王觚明王翰之子觚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絕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麟旣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麟冢斬其尸收議害觚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剗殺之乃改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觚

高吞字明珍爲員外郎散騎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

崔長謙東魏孝靜天平中爲主客郎兼散騎嘗侍使梁還卒於宿預時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崔士和爲中散大夫武定末蕭寶寅之在關中以士和爲督府長史時莫折生遣使詐降寶寅表士和兼

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
唐吳損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大曆中奉使吐蕃
以疾歿于蕃中代宗憫之贈工部尚書

吳澈章敬皇后弟也德宗建中初爲左金吳大將軍
時涇原兵叛駕幸奉天盧杞白志貞稱朱泚必當向
順固無背叛之事德宗擇大臣可使者衆憚其行澈
歎息謂親友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
死所矣遂請使焉及至京城賊泚勉勞如嘗儀澈退
而泚逆謀已決因害澈於四方館之前帝聞而哀悼
久之廢朝一日贈太子太傅實封一百戶葬事官給
嫡子與正員五品官

孔巢父爲給事中興元二年李懷光擁兵河中巢父
奉使宣慰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已
死帳下恐禍及已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
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且懷光素服待命而巢
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咄曰太尉盡無官矣懷光亦
不禁止遂害巢父及中官啖守盈焉德宗聞而驚悼
久之贈尚書左僕射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乃授一
子正員官收復河中白所司備禮葬祭之

張薦爲秘書監貞元二十年吐蕃普贊死以薦爲工

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往弔贈卒於赤眉東嶺東
紇辟驛吐蕃傳歸其柩順宗即位贈禮部尚書
薛存慶為給事中穆宗長慶元年為幽州宣慰使率
於鎮州以其介左拾遺狄兼暮終事詔贈吏部侍郎
以其將命歿於外加等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楷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奉使部 十二

失指 辱命 挫辱 專恣 受賂

失指

夫荷皇華之任通二國之好而乏其專對之能失彼
綏遠之指或吐詞過佞致終身而見踈或撫邊不恭
召羣羗之抵冒請救兵而發其忿覆民災而言無損

周宣朝命不沃主心繇是自撥悔尤多從遣謫信史

是載所以顯其顛蒙後生覽之猶或為之媿赧者矣

魯隱公五年鄭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

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

知而故問責窮辭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

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漢公孫弘武帝時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奏事不合

天子帝怒以為不能弘乃托病免歸

義渠安國宣帝時為光祿大夫使行諸羗行音干先

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一零音憐豪帥長也湟水出金城臨羗塞外東入河湟水

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趙充國劾

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羗人旁緣萌言抵冒度湟水旁

也抵冒犯突而前音步浪切冒莫比切郡縣不能禁

吳張溫太帝時以輔義中郎將使于蜀既至詣闕拜

章曰昔高祖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

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

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

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齊力清澄江濤願與有道平

一字內委心叶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

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

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頗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而大帝陰銜温稱羨蜀政後終斥之

南齊茹法亮武帝時爲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帝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見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并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刑賞處分皆稱勅斷決軍還帝悔誅子響法亮被責

唐高表仁太宗時爲新州刺史貞觀十一年十一月倭國使至太宗矜其路遠遣表仁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表仁無緩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繇是復絕

元彥冲玄宗時爲陳留郡太守充河南道處置採訪使天寶十二載坐失移官詔曰元彥冲頃以宿名俾爲連率澄清之內淑慝未分巡略之中紀綱不振至於洪河所歷湍悍是嘗每軫朕懷恐爲人患况先有處分早令隄防如聞脩塞之間責成官吏決溢之後致損黎甿曾不存撫便來朝計及別差巡問遽請旋歸字牧之方有損成寄去就之外未爲得所豈可尚

居雄鎮仍在輜軒宜從薄懲俾申後効可使持節南陽郡太守

趙計代宗時大曆末爲御史會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復時渭南縣令劉澡曲附度支且干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分巡計不欲忤度支奏報協澡帝覽奏以爲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大怒澡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存恤隱之意耶卿之此得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澡及計並伏罪及貶澡爲萬州南浦縣員外尉計爲澧州員外司戶參軍

成抗敬宗寶曆初爲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答賀正使而抗獻章請事漏署其名帝以其誠敬有乖恐不能將命故以光祿卿李銑代焉抗貶饒州長史

羅讓寶曆中爲吏部郎中充滄州宣慰使是時李全畧旣死其子同捷竊主兵事弔贈使迴朝廷又命讓等宣慰蓋欲示以威信冀其革心而讓與判官樂坤等至滄州莫能措一言授其書詔而歸殊失奉使之

李從簡文宗開成初為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
將命虜庭不能專對貶復州刺史

辱命

傳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夫達一國之政
繫一介之使或奉執圭之信或專持斧之威周旋揖
讓之間觀聽幾宜之際而乃辯對失禮稽違過期是
為辱命不克奉公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亦奚
以多為也

仍叔為周大夫桓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仍叔之子

弱也 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

華耦為宋大夫聘于魯文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

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

君 華耦督曾孫也督弒殤公在桓二年耦自請承命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

於亞旅 亞旅上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子所不與也

王叔為周卿士靈王使王叔陳叔愬戎于晉 戎陵之周室故

告愬盟主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王叔

反有二心于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孫文子衛大夫聘于魯公登亦登 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

册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百六十四

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體敵並登今吾

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孫子

無辭亦無悛容

漢王翁孺武帝時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

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它郡

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二千石者奏而殺之

其一千石以下及通行飯食坐遠及者大部至斬萬餘

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

車千秋為高寢令上書訟戾太子寃立拜大鴻臚數

月為丞相後漢使者至匈奴使若史不單于問曰聞

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言此人何以使者曰以上書

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

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

下之吏良久迺貫之

魏邢貞史不文帝黃初二年使吳拜孫權為吳王貞

八門不下車軍師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

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

邢貞即遽下車

後魏元孚為北道行臺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環於柔

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環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

留孚載以韞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環途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

盧度世爲散騎侍郎使于宋宋孝武遣其侍中柳元景與度世接對度世應對失理還被禁劾經年乃釋東魏鄭伯猷爲光祿大夫孝靜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嘗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

北齊魏收爲通直散騎嘗侍副王昕聘梁收在館途買奴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後唐李彥珣明宗天成初爲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至其境從人爲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失敬故也烏昭遇爲供奉官天成初使于兩浙每以朝廷事私於吳人仍日錢鏐爲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及使廻副韓玫具述其事

李仁矩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奉使東川張宴以召之仁矩貪於館舍與娼妓酣飲日既中而不

至大爲璋所詬焉自是深啣之

蘇繼顏爲閣門副使長興四年六月繼顏自夏州使
迴朝見初令繼顏入夏州宣諭與夏州押衙賈師溫
同行繼顏請繇蘆關路入樞密使謂之曰尚平關路
平北無蕃部結集蘆關路險蕃部阻兵爲患況與夏
州牙將同行不如繇尚平關爲便繼顏堅請繇蘆關
及至蘆關果爲蕃部阻路繼顏遂以勅書手詔授賈
師溫令入夏州自於延州候師溫而還既朝見明宗
怒其不親至夏州謂左右曰頃年楊彥溫據河中令
供奉官往宣諭不入河中顧望而還尋笞背長流蘇
繼顏如何處斷延光等皆不對

漢郭允明爲翰林祭酒使煬帝乾祐元年命允明宣
賜荆南高保融旌節官誥允明出自羣小舉動驟縱
奉命之行令本司官徒荷御酒數十罍至渚宮每保
融宴席之際惟厲聲索御酒自飲嘗出郭遣人步量
壕塹之深淺城壘之高下以動保融多希贈遺

張誼爲中書舍人乾祐元年與兵部郎中馬承翰俱
銜命于兩浙觀其驕僭之失形於譏誚兼乘醉有輕
肆之言錢俶恥之撫其過以奏之朝廷以方務懷柔
責授誼房州司戶承翰慶州司戶

周李損爲諫議大夫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命使兩浙
損受命之後過備行李務極華楚在朝親識及前任
侯伯皆詰之強有假貸衆憚其利口竟率僮僕應副
或有告王峻者峻召損深責之損拜謝而去又陳啓
事願改前過仍有詛誓之語峻稍解然損亦如故有
賣王帶者邀價千緡應聲取之約以使迴償價遂帶
之卽路所經州府無不强貸遣人齎書青州借錢千
緡屬符彥卿移鎮天平遇之於路獻詩遊說懇求借
貸彥卿辭以移任于所不已終借三百緡及至青州
又於知州張凝借貸及在郵驛行止穢雜張凝具事
以聞太祖謂王峻曰李損所爲如此爭堪更至海外
峻乃請行貶逐尋改太府少卿李玘爲兩浙弔祭使
以代李損主客郎中盧振爲兩浙起復副使
金彥英本東夷人爲尚輦奉御奉使高麗稱臣於夷
王恭帝顯德六年決杖一百配流商州

挫辱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所以尚禮義而重誠明也降
自周季忠信陵遲以侯衛而執王人以蠻夷而辱漢
使暨南北分峙好問交通或仇怨之未平則禮遇之
多闕苟執節靡屈蹈義不廻雖羅厥艱蓋非其恥若

乃臨難而變矢謀不滅自貽其憂又誰咎也

周游孫伯為大夫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

伯詣滑鄭人執之

漢郭吉史不書官武帝元封元年巡邊使吉風告單于曰

能戰自將兵待邊不能丞南面而臣單于大怒立斬

王客而留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

寇於漢邊

蘇武為移中廐監天漢元年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

持節使匈奴單于使衛律迫武降武終不可脅單于

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

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

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氏乳乃得歸其別官屬嘗惠

等各置他所

趙德為軍侯元帝時使嫫賓與陰末赴相失失意陰

末赴鎖琅當德琅當長瑣也若今殺副已下數十餘

人遣使者上書謝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

絕而不通

張正為太中大夫成帝時夜郎王興相攻漢遣正和

解與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道旁謝之

後漢伏隆為太中大夫光武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

張步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遂執隆而受永封

馬日磾爲太尉獻帝時奉使袁術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吳張彌爲大嘗大帝嘉和中與許晏使于公孫淵彌晏等其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郡縣以中使秦旦張群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餘日旦等後踰城而走旦得達句驪句驪王遣人送還吳

陳王瑜爲侍中高祖永定元年使於北齊以陳郡袁

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

瑜即琳弟

執而囚之文宣每行載

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祐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

後魏盧昶爲太子中舍兼員外散騎嘗侍昶與副使王清石等使南齊既至彼值明帝卽位於是孝文南討昶兄淵爲別道將而齊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等

昶等本非骨梗聞南人云兄既作將弟爲使者乃大
恐怖淚汗交橫齊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
唐歐陽喬封南海公高祖武德九年三月突厥寇靈
州喬爲行人率行徒五十人將掩可汗牙帳謀泄爲
虜所拘

崔漢衡爲兵部尚書德宗貞元三年閏五月充吐蕃
會盟副使爲吐蕃所執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
使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汝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
捨之盡驅而西行既已面縛各以一木自領至於身
以毛繩三束之又以繩連其髮而牽之夜皆踣之於
地以髮繩各繫於一橛又以毛罽都覆之守衛者卧
其上以防其亡逸也至故原州結贊坐於帳中召與
相見數讓國家因怒渾瑊曰武功之難皆我之力許
以經州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矣舉國所怨本劫
是盟在擒瑊也吾遣人以金銀飾桎梏待瑊將獻於
贊普既已失之虛致君等耳當遣君輩一二人歸報
家族也呂溫帶瘡亦至結贊嘉其義厚給賚之結贊
率其衆屯於石門遣中官俱文珍渾瑊之將馬寧馬
燧之將馬弁歸燧送漢衡鄭叔矩等囚於河州宰榮
扶余准等或囚於故廓州故鄯州分囚之漢衡與同

陷者並至河州結贊令召之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
 俱至石門而遣五騎送至境上且齎表請進及潘原
 李觀使止之有詔不許更納蕃使受其表而反其人
 晉盧損為左散騎嘗侍高祖天福三年使於閩國王
 昶昶不郊迎不接見但遣其子繼恭陳主禮而已

專恣

周美行人漢稱使者皆慎選於王僚斯不辱於君命
 若乃通聘結好則保其歡心省風察俗則蘇其民瘼
 按姦糾慝則去其人患雖有專命之心亦符苟利之
 訓其或軌度靡遵威福自肆奮其胸臆忽彼簡書弊
 移於人罪盈於已以之撥咎又何逃焉以之圖全非
 所及爾

漢張翁為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烏孫狂王復尚楚
 王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王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
 司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
 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

下不正

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沉瘦

瘦音搜

會兵圍

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
 救之乃解去遣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
 不伏叩頭謝翁梓主頭馬罽上書翁還坐死

韓昌為車騎都尉元帝時與光祿大夫張猛使匈奴

呼韓邪單于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

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

塞下無禽則射獵無所得又恐北去後難約束不可更共

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要為言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

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

其物漢人為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

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

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諾水即今突厥

地諾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徑路匈奴寶才

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

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厄害

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

惡言上告于天蓋國家傷威重羞不可行宜遣使

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不狀蓋無善狀

帝薄其過以其罪過為之薄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夏侯藩為中郎將與副較尉韓客使匈奴時帝舅大

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

入漢地直張掖郡斗地絕也直當也生竒材木箭竿就羽就

韓昌為車騎都尉元帝時與光祿大夫張猛使匈奴

呼韓邪單于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

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

塞下無禽則射獵無所得又恐北去後難約束不何更共

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要為言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

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

其物漢人為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

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

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諾水即今突厥

地諾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徑路匈奴寶才

也金契金留犁飯上撓和也契金者酒中撓攪飲之契刻攪也音呼高反以老上單于所

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

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厄害

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

惡言上告于天蓋國家傷威重羞不可行宜遣使

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不狀蓋無善狀

帝薄其過以其罪過為之薄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夏侯藩為中郎將與副較尉韓客使匈奴時帝舅大

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

入漢地直張掖郡斗地絕也直當也生竒材木箭竿就羽就

鵬也黃頭赤日其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

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帝直欲從

單于求之直猶正爾為有不得傷命損威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根

即但以帝指曉藩令從所說而求之自以蕃意說單于求之藩

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

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之勞

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闕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

人以復天子厚恩復亦報其報必大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單于

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旨也然

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元皇帝哀憐父呼

韓郡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駱王所居

地也偶音王口反駱音塗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所生謂之

所出草木鳥獸為利藩客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

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

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林木謂諸

小玉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切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遷為

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

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更經也音二衛

反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譙玄為中散大夫平帝元始四年選明達政事能化

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

後漢陳龜爲五原太守順帝永和中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

北齊司馬子如初仕東魏爲北道行臺巡簡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皆稽留時漏致之極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項士庶惶懼不知所爲

隋武威爲右僕射文帝開皇九年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帝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鬻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耶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

王文同爲嘗山郡丞煬帝大業中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內諸郡文同見沙門齊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北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有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十俱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勦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讐人剖其棺鬻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唐洪經綸德宗建中初爲黜陟使至東都訪聞魏州田悅食糧兵七萬人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令歸農故悅僞示順命即依符罷之既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既爲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衆遂大哭悅乃盡出其財帛衣服厚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繇是罷職

栢耆爲諫議大夫文宗太和三年充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詔曰頃以德州未下俾宣朝旨慰勉勤瘁詢謀事機計日指程候其速達而所至留滯請兵自隨假勢張皇乘險縱恣奏報蔑聞擅入滄州專殺大將

捕置逆校潛送克渠物議紛然遠近駭聽貶循州司
 戶叅軍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可處州南康縣尉
 周李王為贊善大夫世宗將用師於西南用王為轉
 運判官行次永興王為人所說欲襲取歸安鎮鎮在
 永興之南距永興三百餘里山路險阻不通車馬雖
 據於永興其實蜀寇之狡宄也王素輕脫銳意邀功
 乃先以其事白於永興節度使王彥超彥超素知歸
 安路險深不之許王稱奉密旨彥超無以阻之王因
 移牒永興取本城兵士二百人徑往襲之既入山行
 數百里前阻隘路蜀寇奄至軍士多死其逃歸者十
 無二三遂為其所虜焉

受賂

夫奉皇華之命乘使者之車不畏簡書罔思廉慎恣
 彼貪饕之性廣求賂遺之貨而使君命不行臣節靡
 著至於是也不亦鄙矣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趙使者史失姓名廉頗既奔魏之大梁趙以數困於秦兵
 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
 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
 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
 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

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漢司馬相如爲中郎將使蜀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

晉李苾爲侍御史惠帝元康中頗大饑百姓流移入漢川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廷不許遣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人劔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千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又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繇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宋沈勃爲侍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猶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輩沉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北門義故脅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西鄉計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贓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勅法以正典刑

後魏翟黑子封遼東公有寵於大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入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

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為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為大武所踈終獲誅戮

胡莫寒孝文時為殿中尚書使西部勅勒簡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悉勒悉叛

閻文祖為中散孝文太和初南安王禎有貪累之響遣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禎金寶之貽為禎隱而不言事發殺之

隋虞慶則為尚書右僕射突厥主攝圖將內附高祖使慶則出使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披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勲高皆無所問

唐栢耆為諫議大夫文宗太和初滄州李同捷叛山東連兵日久耆銜命宣慰大肆生平所欲廣受金帛妓女先是王稷為德州刺史自元和中家稱大富為同捷之父全略奴之盡取其家金帛為已有及同捷兵破耆又納稷之女為妓女宣慰使內養馬國亮奏耆於逆賊李同捷處得人事奴婢大小共九人綾絹一千五百匹奏進止委所在長吏尋勘勒住分析聞

奏帝赫怒俱竄殛及此受誅時人莫不稱快
 梁曹守當為廣州宣慰使廻進馬三匹銀二千兩及
 香藥等合價凡四百餘萬夫王者之命降於侯國彼
 以賄受此以賄上君子惜之
 後唐史在德為著作郎宋帝清泰中充太子少保致
 仕朱漢賓弔祭使賻絹數百疋就亳州賜之在德移
 文本州取木輿百餘擎張皇其事以邀饋遺漢賓之
 子悉力以奉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內臣部

總序

古者聖人作事創制仰則天象故宮室之度規於太
 紫將相之位法乎文昌洎其石所紀則纏次依別名
 品斯著宦者四星實在帝座之側先王取象肇建厥
 官所以給事左右出入宮掖典司糾禁宣傳命令凡

中壺之庶務禁庭之衆職服位之別園游之掌靡不
領焉然太古之世湮滅罔絕夏商之際簡冊散逸典
職之制其詳闕矣周監二代文物太備建邦之訓備
千六典天官冢宰之屬有官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官伯掌王宮之士庶
子凡在版者中士二人下士四人皆有府史胥徒爲
之給役又酒人漿人醢人醯人冪人之職分掌
五齊三酒六飯四籩四豆五齊七蕝巾冪之事以奉
宗廟天子皆以內臣參之又有官人掌王之六寢之
修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
內之政令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亦皆有
府史胥徒之屬又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上士四人有史徒焉闈人之職掌守王宮中門及園
游之禁門四人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正內
五人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倍寺人之數內司服一人
掌王后之六服縫人二人掌王宮之縫線平王東遷
諸侯力政霸者間起多僭王制晉宋齊楚魯衛諸國
皆有寺人司宮巷伯太子內師大闈內豎之名見於
載籍而官號之次卽無聞焉戰國之際趙有宦者令
之職秦并天下並建官號少府之屬有中書謁者黃

門鈞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諸僕射
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其詹事之屬又有中長秋私府
永巷宮廡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官皆屬焉又有將行
爲皇后卿及中嘗侍之職漢因秦制置中嘗侍銀璫
左貂給事殿省諸署之號悉仍其舊及高后稱制以
張卿爲大謁者景帝中六年更將行爲大長秋武帝
大初元年更永巷爲掖庭置八丞宦者增置七丞鈞
盾增置五丞兩尉武帝好游宴後庭或出豫離館請
奏機事多以中人主之其中書謁者遂典尚書奏事
成帝建始四年更中書謁者令爲中學音令鴻嘉三
年又省皇后詹事官并屬大長秋又加置太僕一人
掌太后與馬通謂之皇后卿皆隨太后宮爲官號在
正卿上然西京已來官府之職猶復參用他事世祖
中興悉任宦者名器之數多所增益少府屬官有中
嘗侍無員掌侍從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衆事黃門
令主省中諸宦者小黃門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上
在內宮開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丞從丞各一人
黃門畫屋王堂三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中黃門
冗從僕射一人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守門戶行
則騎從夾乘輿車中黃門無員掌給事禁中掖庭令

一人掌貴人采女事左右各一人暴室丞一人主中
 婦人疾病就治及鞠罪之事永巷令一人典官奴婢
 侍使丞一人御府令一人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
 之屬丞一人織室丞一人祠祀令一人典中諸小祠
 祀丞一人鈎盾令一人典諸近池苑回游觀之處丞
 一人永安丞一人掌北宮東北永安宮苑中丞一人
 主苑中離官果丞一人主果園鴻池丞一人南園丞
 一人湖熟監一人濯龍監一人直里監一人
 中藏府令一人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丞一人內者
 令一人掌中布張諸衣服左右丞各一人尚方令一

濯龍直里園名

人掌上手之作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其諸

僮役即有員吏從官符詔騶僕射家巫從官錄事之
 名分隸諸署又有大長秋一人職掌奉宣中宮命令
 凡給賜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丞一人
 中宮僕一人主馭中宮謁者令一人中宮謁者三人
 主報中宮尚書五人主中文書中宮私府令一人主
 中藏幣帛丞一人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丞一人
 複道丞一人主中閣道中宮藥長一人

又有給事中署官侍郎六

人比尚書郎給事黃門四人比黃門四人比黃門侍
 郎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郎將又中宮令一人主
 中諸署天子又長樂宮有太僕太官丞
 食監諸侯王國有永巷長主宮中奴婢

明帝永平中

始定置嘗侍員四人小黄門員十人和帝永元十四
 年以功封鄭眾為鄭鄉侯中人封侯自此始也殤帝
 延平之間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增中嘗侍至有十
 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鄉署之職自
 後孫程立順帝曹騰建桓帝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
 戮並賜封爵侯者益眾

陽嘉四年初聽中
 人得世襲封爵

永壽三年

初以小黄門為守宮令置冗從僕射又置顯陽苑丞
 靈帝熹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中人為令列於內
 署自是諸署悉以中人為令永光和六年始置園圍
 署以中人為令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

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諸校尉皆屬之魏文下令限中

人不過諸署令為著令藏之屬有內侍黃門令中嘗

侍奉車都尉之職吳唯有宦者之名晉受魏禪多循

舊式光祿勳之屬有守宮黃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

室等令

前趙劉聰亦有
 中官僕射之職

宋齊因之梁有大長秋主諸

宦者以司宮闈統黃門中署奚官暴室華林等署陳

氏之世遵用無改元魏之族起於雲朔從徙代土終

都雜宅厥初草創官名未具太和定令職制漸備內

官之品則有中嘗侍中尹中黃門令內者令中謁者

大夫中黃門中謁者僕射中黃門冗從僕射中謁者

小黃門謁者寺人關人及大長秋等職列於階品並
置內氏長四人掌顧問拾遺應對北齊有中侍中省
掌出入門閣中侍中二人中嘗侍中給事中各四人
中尚藥典御史及丞中謁者僕射各二人中尚食局
典御丞各二人監四人內謁者局統丞各一人又有
長秋等掌諸宮闈卿中尹各一人丞二人亦有功曹
五官主簿錄事貲皆其吏屬其所領中黃門掖廷晉
陽宮中山宮園池中宮僕奚官等者令丞及暴室局
丞中黃門又別有冗從僕射及博士四人掖廷晉陽
中山等署別有宮教博士二人中山署又別有麴豆
局丞園池署別有乘黃局都尉細馬車都尉幸府部
丞奚官署別有染局丞然自元魏以來中人多授臺
省官及加封爵至高齊武成之間有至儀同食幹者
其後以至任參宰相豫掌國政後周六官之建有司
內上士巷伯中士等官隋革周制始置內侍省內省
內嘗侍各二人內給事四人內謁者監六人內侍伯
二人內謁省十二人寺人六人伺非八人領尚食掖
廷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及尚食置典御史丞各二
人餘各置令丞二人宮闈內僕加置丞各一人掖廷
別置宮教博士二人煬帝大業三年改內侍省為長

秋監改內嘗侍為內承奉員二人改內給事為內承
 直員四人罷內謁者官又署內僕署所領唯掖廷宮
 闈奚官三署而已後復置內謁者員唐室之建多因
 隋制有增益而有司之計吏屬咸備番為著令故用
 詳紀內侍省內省四人內嘗侍六人內給事八人主
 事二人令史八人書令史十六人內謁者監六人內
 謁者十二人內典引十八人內寺伯二人寺人六人
 亭長六人掌故八人掖廷局令二人丞三人書令史
 四人書吏八人計吏二人官教博士二人監作四人
 典事十人掌故四人宮闈局令二人丞二人書令史
 三人書吏六人內關人二十人掌扇十六人內給使
 無嘗員掌故人奚官局令二人丞二人書令史三人
 書吏六人典事四人掌故四人內僕局令二人丞二
 人書令史二人書吏四人駕士一百四十人典事八
 人掌故八人內府局令二人丞二人書令史四人書
 吏四人典事六人掌故四人太宗貞觀中定制內侍
 等不置三品官內侍為長官階四品高宗龍朔二年
 改內侍省為內侍監咸亨初復舊自貞觀至永淳末
中人在閣門守禦
黃衣廩
食而已而定員之外復有品官給使之名武后稱制
 差增員位光宅元年改內侍省為宮臺中宗神龍初

復舊號是時中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已上員外官者凡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寡明皇尊重官闈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將軍門施祭戟至於持節討伐奉使宣傳內主書院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武德主當率以中人司之其監軍之勸過於節使品官黃衣已上三千餘人衣朱紫者不下千數又有內坊單身給事無品之者開元二十七年以太子內坊隸內侍省為局晉有太子寺人監員齊太子三卿校各有寺人二人隋文帝始置太子內坊典內一人丞四人錄事一人令史三人書令史五人道客舍人六人閹師六人內閣八人內給使無員數內廄二人典事二人駕士三十人亭長二人掌故四蕭宗至人唐因其制者丞二人別置典直四人者也

德中始置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以統行營諸軍代宗

朝復有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肅宗時李輔國為兵部尚書代宗賜

號尚父授司空中書令又肅宗朝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給事黃門魚朝恩為觀軍容宣

慰處置使嘗統禁軍代宗幸陝錄朝恩之功又加天下觀軍容處置使永泰二年始以

中人掌樞密用事代宗用董秀專掌樞密德宗貞元四年增內

給事二人內謁者監內侍伯各四員十二年立左右

神策護軍中尉二員中護軍二員德宗分羽林衛置左右神策軍避地

山南悉以委中人乃立此職其後兩中尉皆分領左右街功德使後又有知神策軍兵馬使左右神策軍

護軍中尉副使時天下軍鎮節度諸使皆以內臣一人監之

謂之監軍使十五年又增內給事二員二十年增掖

廷局令四員憲宗元和中始置樞密使二人劉光琦

皆為後有左右三軍關仗使時以吐突承璀為左右

欽等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尋改為鎮州已來

招撫處置使十四年又以內侍姚文壽為京西京北

行營宣慰使蓋用兵之際十五年內省所管高品品官

際權立使號兵罷則者

自身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內一千六百九人六人

高品諸司諸使并內養諸司判官等穆宗長慶中始

命中人監陣自後官軍討伐率命中人參護其軍號

為諸道兵馬都監四面文宗時又有供奉官僖宗乾

符中以中人為排陣使廣明中置左右觀軍容使後

為同華等州管內制置使皆非嘗置之職蓋唐室

中葉之後諸司諸使多以中人主之如宣徽使閣門

使內弓箭使鴻臚禮賓等使內教坊使又有樞密承

旨之名朱梁革命並廢眾職改樞密院為崇政

莊宗即位稍復本朝內省舊官時有內侍五百人復

以中人居樞密使副使宣徽內客省等使之任增置

內勾之目以主天下錢穀時以潞州監軍張居翰等

紹寵為宣徽南院使兼掌為樞密使在藩中門使李

者僅千人皆委之事務復有內供奉之職明宗天成

中廢諸道監軍并內勾司從中書門下之請自後樞密使專

用士人晉漢以來宣徽院有內班之名周循其舊而使闕官號原其親侍帷幄掌事局禁環拱天極是爲近臣其有宣切佐之績著討伐之効彰幹蠱之業擅薦能之美規諫以救時政忠亮以罄臣節內稟賢明之行動昭淵穆之職罔不克享榮祿終全令名至有靡遵倫矩弗念兢厲朋比相附奢縱踰度貪昧無紀誣調造端始構厲階終罹罪罟自貽之戚幸免蓋希其有出總兵旅外監闡政寔分心膂之任以參師律之要至於被寵獎之數以申褒勸蒙譴讓之典以懲違失皆用論次垂之勸誡凡內臣部十有六門

恩寵

夫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故天章著象則居皇位之側周禮設職乃掌女宮之戒逮乎漢氏而降侍衛黃閣宣傳密命布列殿省分莅職任則有定謀策以扶宸極豫盟誓以計凶慝積宿衛之勞守謹敏之節小心自處勤事匪懈故有苴茅分虎以奠侯封銀璫左貂並處崇秩開里第之賜累千金之賞寵及宗系恩加既往斯可以獎專良之行成親信之美自非紀意有守初終克固者亦何稱之哉

漢張卿爲大謁者呂后所幸風大臣立呂產爲呂王

太后賜鄉千金

李延年中山人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武帝號李夫人夫人生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

石顯為中書元帝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適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光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吏開門帝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專命帝聞之笑以其書示顯因泣曰臣願歸樞密職帝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後漢鄭眾字季產為人謹敏有心機初給事太子家草章帝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嘗侍和帝初加位鈞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繇是嘗與議事

與音預 中官

用權自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鄉侯食邑

千五百戶

鄭音士交加說又曰南郡棘陽縣有鄭鄉

永初元年和熹皇后

册府元龜 內臣部

益封三百戶

蔡倫為中嘗侍安帝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

封為龍亭侯

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與執縣東明月池在其側

食邑三百戶

後為長樂大僕

孫程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小黃門江京等

與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共立皇太

子廢為濟陰王北鄉侯帝薨程遂與王康等十人

聚謀誅京等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事定下詔曰表

功錄善古今通義也故中嘗侍長樂太官江京黃門

令劉安鈞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

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大官丞王國

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逵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

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忠憤發

戮力協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

讎無惡不報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

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

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侯孟叔為中廬侯李建

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

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

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

為折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永建元年程與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叱呵左右帝怒遂免程官悉遣十九侯就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步悲反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初順帝見

廢為濟陰王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成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生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嘗侍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至大長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封亭侯司馬

彪書云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曹侯加位特進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貝瑗魏都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嘗侍悺衡為小黃門史大將軍梁冀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帝召璜等五

人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
與悉誅之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
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棺上秦侯衡武陽
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
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超
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薨賜東國秘器棺中王
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
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塚塋唐衡卒亦贈車騎將
軍如超故事璜卒贈贈錢帛賜冢塋地
侯覽爲中嘗侍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
官俸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疋賜關內侯又託
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

趙忠者平安人少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
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

曹節桓帝時遷中嘗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
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官及即位
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

後魏宗愛歷碎職至中嘗侍正平元年正月太武大
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

仇雒齊本姓侯氏仇嵩養以爲子嵩長女有姿色爲

冉閔宮人閔破慕容雋以賜盧豚子生魯元有寵於太武訪得雒齊太武聞其才用將授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為闖人太武矜焉賜以奴為引見拜武衛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後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嘗侍又加中書令寧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原將軍冀州刺史為內都大官興安二年卒謚曰康

段霸鴈門平原人霸少以謹敏見知太武時稍遷侍中賜爵武陵公出為安東將軍定州刺史

趙黑太武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拜安遠將軍賜爵睢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

傳位京兆王子推黑曰臣以死奉皇太子獻文遂傳祚于孝文黑得幸兩宮祿賜優厚後為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已清儉憂濟

公私時有人欲私賂黑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孝文文明太后幸中山聞

之賜帛五百疋穀一千五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于官詔賜絹四百五十疋穀一千斛車牛二

千乘致柩至都進贈司空公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父瓚爲姚泓安定護軍見殺小沒入宮
刑初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畧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
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太武幸瓜步小左衛將軍
賜爵涇陽子除留臺軍將軍駕還遷給事中縮太僕
曹乃請父贈謚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
石安縣子謚曰戴轉山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
出爲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

張宗之河南鞏人以忠謹擢爲侍御中散賜爵鞏縣
侯遂歷右將軍中嘗侍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
書進爵彭城王父孟舒文成贈平康將軍雒州刺史
鞏縣侯及宗之卒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敬

王琚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稍除吏部尚書賜爵廣平
公加寧南將軍孝文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
騎嘗侍後爲冀州刺史帝及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
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拜散騎嘗侍養孝於家前後
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扶老自平城還雒邑
帝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多窘
乏蒙賜帛二百疋及卒贈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
靖

王溫字桃陽孝文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黃門轉中

黃門鈞盾令稍遷尚食典御累轉車騎將軍侍中封武陽開國侯

劇鵬相覽經史閑曉文事文明太后時亦見春遇爲給事中孝文遷雒鵬管官官事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積勞至曹監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騎嘗侍領都管藏曹時

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奉合旨特遷爲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隴東公仍管內藏曹未幾

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宅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祐性

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爲過繇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七十人俱賜鐵券許

以不死太和十年薨帝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賜帛千疋贈征南大將軍謂司空公謚曰恭葬日車馬

親送出都

杞嶷以忠謹被擢累遷中嘗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伉值孝文文明太后喜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嘗侍帝太后每出遊幸嶷多驟乘入則後官導引太后既寵之乃召其父嗜生拜太

中大夫賞賜衣馬睹生將還見於黃信堂帝執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贈綵及絹八百疋別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乞外祿乃以爲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帝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被詔赴雒以刺史從駕南征嘗參侍左右以嶷耆舊每見勞問數追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人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前後賞賜奴婢生馬盈數百千他物稱是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爲中散遷光祿大夫遇性巧強與杞嶷並爲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及卒贈使持節鎮西將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也爲文明太后所寵自御廄令遷中書給事中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轉吏部尚書孝文爲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略陽公加侍中知都曹事許以不死

李豐文明太后之世與其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

王質字紹雙頗解書學文爲中曹吏內典監賜爵永
昌子轉選部尚書累遷鎮遠將軍孝文頗念其忠勤
宿舊每行留代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獻穆泰等事
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
以爲榮入爲大長秋未幾而卒

季堅字以壽高陽易人文明太后臨朝稍遷至給事
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嘗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
質等而亦見任用孝文遷雒轉被委授爲太僕卿檢
課牧產多有滋息宣武初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
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值京兆王
愉反於冀州堅勒衆征愉爲愉所破代還遇風疾拜
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贈帛五百
疋以弟子曇景爲後襲爵魏昌伯爲羽林監直後
白整少歷官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至中嘗侍太
和宋爲長秋卿賜爵雲陽男宣武封其妻王氏爲縣
君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幼時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在懸瓠
騰使詣行在所帝問宮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薛菩
薩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繇是進冗從僕射後與茹
皓使徐充采召民女還遷中給事時加龍驤將軍大

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孝明踐極之始以騰
豫在宮衛封開國子是年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
護之勲除崇訓太僕加中嘗侍改封長樂開國公食
邑一千五百戶拜其妻時氏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內
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會
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餘官仍
舊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嘗爲臨軒會其日大風寒甚
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後與領軍元文廢靈太后又
以騰爲司空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正
光四年卒贈帛七百疋錢四十萬蠟二百斤鴻臚少
卿護喪事中官爲義息縗經者四十餘人追贈使持
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葬之日朝貴皆從
軒蓋墳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
焉

成軌字洪義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除殿中謁者僕
射季父南征專進御食帝不豫嘗居禁中車駕遷賜
帛百疋景明中勅侍東宮延昌末遷中嘗侍尚食典
御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嘗景弔慰又
起爲本官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孝明
所幸潘貴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官所敬憚莊帝建

義初執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內進爵爲侯遷衛將軍及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孝惠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頗涉書記宣武末漸被知識充內任自崇訓丞爲長兼給事中

孟鸞靈太后臨朝爲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嘗黯黑於九龍殿暴疾半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爲之憂也及奏鸞死爲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遂賜帛三百足以供喪服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供

齊賜助施五百足同類者榮焉

楊範爲中謁者累轉崇訓太僕賜爵華陰子宮中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故早得華州刺史坐事廢於家靈太后念範勤舊以爲侍

中安南將軍華州大中正卒贈秦州刺史

平季字雅穆爲小黃門累轉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與爾朱榮等議立莊帝卽位超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勳封元成縣開國使食邑七百戶永熙中加驃騎將軍天平中贈使持節都督幽燕平安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張景嵩

毛暢者咸在孝明左右而並黜了甚見知遇俱為小黃門

封津字醜漢渤海蓆人也靈太后令津侍孝明書超拜金紫光祿大夫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北齊曹文標鄧長顥輩武成時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唐楊思勗中宗初從事內侍省預討李多祚功拜銀

青光祿大夫行內嘗侍

高力士本姓馮則天召入禁中隸司宮臺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接以恩顧及平內難昇儲位力士居

內坊日侍左右擢受朝散大夫內給事先天中又預

誅蕭岑等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為右監門

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力士嘗於寢殿側簾幃中休息

殿側亦別有一院中有脩功德處彫瑩璀璨窮極精

妙十七年又詔贈其父廣州大都督母麥氏夫人力

士又娶宮玄晤女為妻乃擢玄晤為少卿刺史子弟

皆為王傳天寶初加冠軍大將右監門衛大將軍進

封渤海郡公七載加驃騎大將軍十四載為內侍省

內侍監秩正三品及從幸成都還封齊國公加開府

儀同三司實封五百戶至寶應元年卒贈揚州都督

陪葬泰陵

陳德平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開元十八年贈其母趙氏郃國夫人何行成爲內侍員外置同正贈其母勞氏渤海郡君郭元瓌爲內侍員外置同正贈其母陳氏爲廣陵郡君雷楚珪爲內侍員外置同正知內侍使贈其母和氏馮翊郡君並賞謁陵扈蹕之勤許其推恩也

袁思藝天寶十四載爲內侍省內侍監秩正三品

李輔國本名靖忠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郡肅宗承命北巡輔國以旣卒從小心恭慎晝夜不離輿衛粗識文字記姓名肅宗賞之留傍手役使及即位因令

掌四方文奏賜爲護國時四方徵兵朝務日殷輔國兼掌宣傳之命恩遇稍崇累遷太子家令又改名輔國宰臣及近侍不奏事皆因輔國上決旣復二京輔國以功遷殿中監郾國公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賜內宅居止拜開府儀同三司出入侍衛甲士掌數百人權傾天下肅宗爲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姪擢女爲妻弟挹持並引入臺省擢爲梁州刺史上元二年八月癸丑詔曰八座位崇是資望實七兵寄重必藉勳賢况見危致命爲臣之大節存舊錄功有國之嘗典况茲名器允屬當仁元從開府儀同三司

判院帥行軍司馬充開廐五坊宮院營田裁接總監
等使兼隴右郡牧使京畿鑄錢使長春宮使勾當內
作少府監及殿中都使上柱國郕國公李輔國精明
洞物弘毅寇時鍾河岳之秀氣稟人倫之高識悉心
無隱應物推誠絜已不雜於風塵臨事無忘於夙夜
義形造次績著始終頃在殷憂備同其苦身率先於
草創功有成於纘服洎大兵之後戎務實繁職統中
外事無大小克狗恭敬之節用申協贊之勲比陳利
害多所弘益永言忠謹實表公才未嘗矜伐彌自謙
損星霜幾變夷險一心豈有業構經綸任兼軍國尚
居散列獨謝崇班宜膺喉舌之寵仍受腹心之託欽
乃攸司以副僉望加兵部尚書餘並如故乙未輔國
於尚書省上詔內厨造食自宰臣已下朝臣畢集於
都堂送之太嘗列樂酣宴竟日代宗卽位輔國又與
程元振有翼戴功特賜號尚父寶應元年五月壬午
制曰論道之官兼平水上神化之本皆屬陶均仗以
勲賢執茲大政開府儀同三司行兵部尚書判元帥
行軍司馬開廐等使上柱國尚父李輔國先聖同德
皇家保衡經綸雲雷負揭日月佐命之義格于蒼穹
親必造滕言皆投水功高彌損任重不矜芟夷內難

義形于色姦邪黜伏宗社獲安大厦再崇九鼎增重肆予小子繼守萬方頃以寡薄賴於營救巖廊是倚舟楫可乘且名冠雲臺未登公輔績參天造猶缺苴茅久遂推挹恐乖彝典朝廷百辟屢進昌言乃申弼亮之謨式副羣公之請主茲空土拜以專車更誓山河用加并賦宜俞往諧之命允叶褒優之禮可司空兼中書令兵部尚書食實封八百戶

程元振以宦者直內侍省累遷至內射生使代宗即位以其誅越王并黨與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尋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等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封保定縣侯充寶應軍使尋加驃騎將軍封邠國公贈其父元帥貞爲司空母郤氏爲趙國夫人

魚朝恩天寶未入內侍省初爲品官給事黃門至德中嘗令監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立統帥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名目自朝恩始累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陝北至華陰朝恩以大將軍至迎奉六師方振繇是深加寵異改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永泰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詔加內侍省監判國子監事充鴻臚相

禮賓等使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戶二十四日於國子監上詔宰相及中書門下官諸司嘗參官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京兆音樂內教坊音樂竿木渾脫羅列於論堂前朝恩辭以中官不合知南衙曹務宰相僕射大夫皆勸之朝恩固辭乃奏之宰相引就食奏樂中使送酒及茶果充宴樂竟日而罷元載奏狀又使中使宣勅云朝恩既辭不止但任知學生糧料是日宰相將軍已下子弟三百餘人皆衣紫衣充學生房設食於廊下大曆三年錄朝恩前後功封韓國公加內侍監仍加實封一百戶餘並如故以讓國子監禮賓使之故寵之也四年九月復兼檢校國子監董秀為內嘗侍大曆七年加冠軍大將軍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封魏國公

喬獻德為中官大曆十二年十月特贈其亡妻李氏為隴西郡夫人先是內侍董秀宣傳詔旨于中書門下秀誅以獻德代之獻德小心恭慎乃加寵焉時又賜中官劉清潭改名忠翼寵之也

澹守盈德宗時為內侍卒興元元年十月贈右監門大將軍賜名定難功臣以其使河中遇害故也竇文場霍仙鳴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時竇霍之權

振於天下貞元六年南郊禮畢還宮德宗以禁衛齊
整召文塲仙鳴勞勉文塲加驃騎大將軍仙鳴加監
門衛將軍是歲仙鳴病帝賜馬十疋令於諸寺為僧
齊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倉卒而卒帝疑左右小
使正將食手加毒配流者數十人

第五守進為內侍省內嘗侍貞元十四年為右祿策
軍護軍中尉仍賜名守亮

俱文珣從後義父姓劉名貞亮憲宗為太子貞亮有
輔翊功累遷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中卒
帝思其功贈開府儀同三司

吐突承璀幼以小黃門直東宮憲宗即位為內嘗侍
知內侍省事元和四年十月以護軍中尉將神策兵
東討王承宗帝御通化門樓以送之後為淮南監軍
帝待承璀意厚以宰相李絳在翰林數論承璀之過
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璀乃罷絳相位承璀復入為神
策中尉

劉光奇憲宗時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致仕
元和七年正月贈揚州大都督以掌宣轉樞密故也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壬申即位甲戌賜楊仲和等
五人銀帶一條戊寅白身孫奉蒲賜綠并銀青中官

張志和姜士幹孫從彥郭日通並賜緋白身元孝思等二十人賜綠巳卯賜兩軍中尉樞密飛龍弓箭等使及諸供奉官錦綵金銀器有差庚辰高品郭日通袁孝恩並賜金紫王帶內養袁義成賈叔方等五人並賜緋白身四十人並賜綠而元孝溫劉仲孺昨日賜綠今日賜緋庚辰又賜兩中尉樞密洎諸繒錦餅盤倍於昨日之數品官張萬春郭廣應馬朝寬等五人並賜緋白身二十八人並賜綠戊子高品劉仲儀閻臣和並賜緋金紫辛丑朝罷幸飛龍監飛龍使及內官等賜物有差又賜品官許文瑞鞍馬銀器錦綵金銀賜品官閻志和永興坊宅一區錢一千貫壬寅賜中官郭日通等錢各五千貫癸未又賜內官魏弘簡李少端錦綵銀器丁未賜中官孫仲彥宅一區三月辛亥中官朱惟亮周文晟楊文晟各賜永興坊宅一區五月辛亥賜內官袁義成咸陽故新平公主一所

文宗以寶曆二年十二月即位增右軍中尉梁守謙食實封三百戶左軍中尉魏簡弘進階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楊承和飛龍使韋元素進弓箭庫使崔潭峻加上將軍並賞功也太和元年三月巳巳詔右神

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右衛上將軍知內侍
省事梁守謙行右衛上將軍致仕仍全給俸祿命中
使以綾絹三千疋錢三千貫文并棗麥薪草就宅宣
賜守謙六月巳酉內侍監魏弘簡爲左衛上將軍致
仕仍全給俸祿

王守澄元和宋文宗卽位爲驃騎大將軍充左右神
策軍中尉實封五百戶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
太和九年九月以守澄守本官知內侍省事充左右
神策軍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散官實封如故及

卒贈揚州大都督

馬存亮累開府儀同三司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開
成元年九月贈揚州大都督存亮寶曆中爲左軍中
尉當張韶之亂敬宗幸其軍有保衛之功寵任雖多
不與王守澄輩同惡嘗以退身爲謀後遂稱疾致仕
仇仕良有翊文宗之功初爲左神策護軍中尉兼左
街功德使開成三年正月加驃騎大將軍右神策軍
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武宗會昌元年賜士良紀
功碑詔右僕射李程爲其文

楊復恭樞密使玄翼之子也以父廕入內侍省知書
有學術每監諸鎮兵龐勳之亂監陣有功自河陽監

軍入爲宣徽使咸通中玄翼卒起復爲樞密使黃巢犯關左軍中尉田令孜爲天下觀軍容制置使專制中外復恭每事力爭得失令孜怒左授復恭飛龍使乃稱疾退於藍田僖宗自蜀還京田令孜爲右軍中尉時行在制置內外經畧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授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後迎立昭宗文德元年加開府金吾上將軍專典禁兵

後唐張承業初仕昭宗爲內嘗侍光啓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爲河東監軍密令迎駕既而昭宗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駕在鳳翔承業累請出師晉絳以爲岐人掎角崔魏公之誅宦官也武皇僞戮罪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於斛律等昭宗遇弒乃復請爲監軍莊宗嗣立兄事之親幸承業私第升堂拜母賜遺優厚天祐十九年十一月二日以疾卒于晉陽之第時年七十七貞簡太后聞喪遽至其第盡哀爲之行服如兒姪禮同光初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貞憲

李紹宏爲宣徽南院使判內侍省兼內外特進左監門衛將軍同正上柱國同光二年四月加紹宏右領軍衛上將軍封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賜推

忠翊佐功臣紹宏爲帝龍潛時與孟知祥同爲中門使及周德威薨帝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事卽位之初郭崇韜勲望高舊在紹宏之下時徵潞州監軍張居翰與崇韜並爲樞密使紹宏失望乃爲宣徽使以已合當樞任志嘗鬱鬱側目於崇韜崇韜知其嫌也乃置內勾之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

宋唐王莊宗時爲樞密副使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賜紫同光二年四月加唐王金紫光祿大夫左監門衛將軍同正仍賜推忠翊佐功臣依前充樞密副使

揚希助莊宗時爲內客省使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與宋唐王同日加金紫光祿大夫右監門衛將軍同正仍賜推忠翊佐功臣依前內客省使張居翰莊宗未爲樞密使官至驃騎大將軍賜號竭誠保運致理功臣明宗入雒居翰謁見於致德宮雪泣待罪乞歸田里詔許之乃辭居長長詔其子爲西京職事以供侍養

孟漢瓊明宗時爲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宣徽北院使長興未召閔帝於鄴閔帝卽位尤恃恩寵應順元年閏正月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忠貞扶運保泰功

臣漢瓊時權知魏博軍府既聞命表讓馳驛詔受宮牒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內臣部 二

賢行 薦賢 忠直 才識

賢行

夫居宮掖之職親日月之光宣達是司出納惟允而乃謙虛繇性仁恕成風清約自居謹厚有裕斯固君子之所尚識者之攸宗者也歷代已還良史所述事

行所異斯可觀焉

漢北宮伯子 姓北宮名伯子 孝文時以長者愛人故親近

張賀車騎將軍安世之兄孝武時為掖庭令而宣帝

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

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

後漢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為人謹敏和帝時為中

嘗侍以誅竇憲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

繇是嘗與議事 與音預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和帝時為中侍預參帷幄倫有

才學盡心敦慎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安帝時為黃門從官順帝在

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

愛騰用事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及為大長

秋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

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按罪

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為纖芥嘗

稱暠為能吏時人嗟美暠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

為公乃曹嘗侍力焉

藥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 順帝世給事掖

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

不與諸嘗侍交接

良賀順帝時為大長秋清儉退厚陽嘉中詔九卿舉

武猛賀獨無所薦引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

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

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鞅曰君之見

以為名也商君卒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辭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自小黄門再遷中嘗侍為

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官以強為都鄉侯辭讓懇

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

丁肅濟陰人靈帝時為中官與下邳徐衍南陽郭耽

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卷不

爭威權

吳伉其陵人為小黄門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嘗

托病還寺舍從容養志

後魏趙黑字文靜涼州人恭謹小心太后使進御膳

出入承奉勅無過行累遷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封河內王尅已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私

賂黑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

無所納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太武時歷冀州并州刺史

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文才兼美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以忠厚謹慎爲侍郎中散文成時爲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爲內部坐大官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以積勞至曹監中給事累遷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繇是被孝文恩寵

杞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中嘗侍中曹侍郎

季堅字次壽高陽易人文明太后臨朝堅爲給事中小心謹慎嘗在左右

仇儼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孝文太和中爲虎牢鎮將王遇宣武初爲兼將作大匠廢后馮氏之爲厓也公私罕相供恤自以嘗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

後唐張承業天祐中爲太原監軍時盧質在莊宗幕下嗜酒輕傲嘗呼莊宗諸弟爲豚犬莊宗深銜之承

業恐盧質被禍因乘間謂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予方招禮賢士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聳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雖或縱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爲之藻籍也及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於盧汝弼之手汝弼旣自爲戶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終身但稱舊官而已

張居翰同光中爲樞密使時內職干政拜官之務皆出於郭崇韜居翰自以羈旅乘時擢居重地每於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顏免過而已僞蜀王衍旣降詔遷其族於雒陽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爲變遣中官向延嗣馳騎齎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卽就殿柱楷去行字改書家字及衍就戮於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僞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在濫居翰之力也居翰性和而靜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心焉及明宗入雒陽居翰謁見於至德宮待罪雪涕乞歸田里遂還長安焉

薦賢

古者稽象緯建官名爰設內臣用謹宮戒秦漢仍襲親任以隆傳近唯幄之中受宣機密之命其有竭節幹用勤心納忠夙懷永圖克蘊明識推擇髦俊以揚于王庭薦述勲賢用熙乎帝載致國富良士野無遺材經濟大猷翊亮鴻業所以能上應四星之象者其在是乎

勃鞞晉之內臣晉侯問原守於勃鞞

勃鞞披也

對曰昔趙

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言其良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

故使處

原

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景監秦孝公之寵臣孝公欲脩繆公之業下令國中求賢者公孫鞅因景監以求見孝公

繆賢為趙謁者令時藺相如為其舍人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

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
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
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
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趙
王召相如今使秦秦無意償趙城相如竟全璧而歸
後漢雷曙爲大長秋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
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奭潁川棠谿趙典等

唐吐突承瓘自神策中尉出爲淮南監軍使及徵入
復爲中尉乃引節度使李鄜爲相元和十二年徵拜
門下侍郎平章事鄜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
年侵勢過頗安外鎮登祖筵聞樂而泣且曰宰相之
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朝謁
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罷爲戶部尚書

崔潭峻爲荆南監軍使時監察御史元稹謫爲江陵
府士曹參軍潭峻禮接不以掾吏遇之嘗徵其詩什
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餘篇
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
轉詞部郎中知制誥

後唐張承業爲太原監軍天祐中幽州劉守光敗其
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

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為霸府從事焉

忠直

夫策名委質守節無二便蕃左右盡規竭力皆忠之屬也周官寺人之職蓋所以給事宮掖周旋禁闥出納王命為之密侍所以親信者焉而有天資直諒居然異稟事君盡禮抗直無撓或託諷以補過或盡言而竭誠以至保持正人申其寃滯輔翼儲貳制其動搖或以成蕩寇之功或以立去惡之效伏節死難無所顧避史所記皆可稱述焉

履鞮晉獻公時人 即寺人披一云勃貂又名勃鞞字伯楚 獻公使履鞮

趣殺公子重耳踰垣履鞮遂斬其衣袂遂奔狄晉惠公立畏重耳乃使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遂奔齊後返國大臣呂省卻芮欲謀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袂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

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履鞮曰臣乃錮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鈞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

管蘓楚人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蘓犯我以義遺我以禮爲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

漢史游元帝時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後漢鄭衆和帝初自中嘗侍加位鈞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以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

蔡倫和帝時爲中嘗侍盡心敦慎數犯嚴顏輔弼得失

孫程順帝時自中黃門擢拜騎都尉永建初虞詡爲司隸校尉中嘗侍張防每請託取受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乃自繫廷尉奏言防罪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程與宦者張賢孟叔馬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

規諫事具內臣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

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

毋求請阿母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

詔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顛

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嘗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

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

黜即日赦出詔

呂強靈帝時為中嘗侍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

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

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嘗侍人

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嘗侍趙

忠夏暉等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強兄弟所在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

帝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

乎遂自殺

後魏趙黑獻文時為侍中帝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

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亢言者唯源賀等辭義正直

不肯奉詔帝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情

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天下悅其盛明

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

願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獻文

默然良久遂傳祚于孝文黑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是

時尚書李訢與黑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孫處顯爲荊州選部監公孫處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嫉其虧亂選禮遂爭於殿廷

杞嶷孝文時自中嘗侍遷中曹侍御尙書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後爲涇州刺史從駕南征嘗參侍左右以嶷耆老每見勞問數追稱嶷之正直

劇鵬與王質等俱爲中官孝文遷雒鵬嘗爲宮官幽后之惑薛菩薩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張景嵩毛暢孝明時俱爲黃門每承問陳元乂之惡於帝元乂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卽戮乂元乂太后妹夫也時內外喧喧云乂還入知事

暢等恐禍及已乃啓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乂詔書已成未及出乂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爲小解然乂妻搆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幾出暢爲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爲魯郡太守

北齊田敬宗爲中官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

動靜爲周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體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唐寶文場德宗初爲中官涇師之亂帝召禁軍禦賊並無至者唯文場及宦官霍僊鳴率諸中官及親王左右從行

劉貞亮貞元末爲宦官性忠直蹈義順宗寢疾翰林學士王叔文欲奪宦者兵權每中官李忠言宣命內臣無敢言者唯貞亮建議與之爭知其朋徒日熾慮隳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至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爲皇太子勾當軍國太事及太子受禪盡逐叔文之黨政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貞亮之忠蓋累遷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

景忠信爲中使元和中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爲平淮西都統諸軍使齊力攻討賊嘗徑攻烏重齋之壘重齋禦之中數捨馳請救於忠武李光顏以小澱橋賊之保也乘其無備使大將軍田頴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塹繇是不克救重齋弘以光顏違令取頴及朝隱將戮之頴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會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其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卽

往釋穎及朝隱
馬存亮爲內飛龍使神策軍衙前虞候豆盧著狀告
宰相宋申錫與漳王謀反中尉王守澄將以二百騎
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存亮同入見爭於帝前曰今
謀反者申錫爾何不召南司他相會議今卒然如此
京師企足自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

楊復光乾寧中爲內侍巢寇之亂後光監忠武軍屯
于鄧州以邊賊衝京師陷賦節度使周岌授僞命賊
使往來旁午岌嘗夜宴急召復光左右曰周公歸賊
必謀害內侍不如勿往復光曰事勢如此義不圖全
卽赴之酒酣岌言及本朝事復光因泣下良久曰丈
夫所感者恩義所趣者利害如不顧恩義不規利害
非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貴而舍十八葉天子而
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之可言乎聲淚俱發岌亦爲
之流涕岌曰岌不能獨力拒賊貌奉而已而心圖之
故召公言事瀝酒爲盟是夜復光乃遣其假子貴守
亮殺賊使於傳舍

後唐張承業爲太原監軍武皇屬以後事曰吾兒孤
弱群庶縱橫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援立嗣主
平內難策畧居多莊宗深感其意兄事之親幸承業

私第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諸宅王之貴介弟
 在晉陽宮或不以其道干於承業悉不聽踰法禁者
 必懲繇是貴戚斂手民俗不變或有中傷承業於莊
 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賂遺莊宗歲時還晉陽宮省
 太后湏錢蒲博給伶官嘗置酒于泉府莊宗酒酣命
 興聖宮使李繼岌為承業起舞既竟承業出寶帶幣
 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和哥繼岌小字和哥無錢使
 七哥七哥謂承業也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節
 君歌舞承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准擬支
 贍三軍不敢以公物為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侵承

業承業曰臣老勅使非為子孫之謀惜錢為大王基
 業王若自要散施何訪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
 成莊宗怒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
 言曰僕荷先王遺顧誓為本朝誅汴賊王為惜庫物
 斬張承業首死亦無愧於先王今日請死閻寶解承
 業手令退承業詬寶曰黨溫逆賊未嘗有一言効忠
 而敢依阿諂附揮拳踏之太后聞莊宗酒失急召入
 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叩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
 忤於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為吾痛飲兩卮分謗可
 乎莊宗連飲四鍾勸承業竟不飲莊宗歸宮太后使

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矣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

焦彥賓為西川監軍使在同光世有軍功守道忠正為巷伯之英秀

才識

語曰之才之美又曰多學而識若乃位居丹禁職重內庭性識通明學術優異或精於明法或審於音律或知星而察變或制藝以濟時信為道不羣故希世而可貴者也

秦趙高始皇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

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

漢趙談文帝時宦者以星氣幸

李延年中山人武帝時給事狗監中主獵犬也善歌為新

變聲是時帝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

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

弘恭宣帝時為中黃門明習法令故事

史游元帝世為黃門令作急就一篇

後漢蔡倫和帝時為中嘗侍有才學自古書契多編

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

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

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後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

李延靈帝時爲中官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事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趙祐爲中官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
吳伉爲小黃門善爲風角博達事奉公稱之

後魏劇鵬孝文時爲給事中粗通經史閑曉文事
王質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累遷至大長秋
賈祭頗涉書記宣武末漸被知識得充內任

北齊田敬宗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旣爲門侍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

唐李輔國粗知書計爲僕事高力士年且四十餘令掌閑廐簿籍

孫知古爲內侍初田承嗣於魏州爲安祿山史思明

父子立祠宇知古因使宣慰潜諷承嗣遽毀除之知古使還具以聞以承嗣同平章事獎之也

魚朝恩天寶末入內侍省性黠慧善宣荅通書計令楊復恭幼入內侍省知書有學術累遷至觀軍容使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兵 監軍 立功 幹事

將兵

夫近侍之臣雖宣於命令統帥之任實寄於腹心當經畧之未靖惟材能之斯委觀其漢氏中微元魏多事逮茲唐室荐罹寇難寓縣挺災金革不息乃有稟

忠厚之性懷將領之材或付之禁衛之師或委之征伐之任或監示於方面或扈從於乘輿或能震耀天威恢張師律克施拱極之效聿成靖亂之勲論而次之番諸簡冊俾後之觀者庶知前王之權畧矣

後漢蹇碩爲小黃門桓帝置西園八校尉以碩爲上軍校尉又以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後魏孫小爲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除留臺軍將

把疑爲中嘗侍孝文時累遷殿中侍御尚書以統宿

衛

唐楊思勗玄宗時爲右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梅玄成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詔思勗將討之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率兵討之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橫等數州反思勗又統兵討平之十六年隴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憐等聚徒作亂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州兵及淮南弩手十萬討之

李輔國天寶末侍太子如朔方肅宗至德初擢爲太子家令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

程元振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代宗寶應初
 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
 魚朝恩為品官給事黃門寶應初九節度討安慶緒
 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觀軍容使名自朝恩始累加左監門衛大將軍自相州之敗史思
 明再陷河維朝恩嘗統禁軍鎮陝以殿東夏廣德初
 改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等使

竇文場德宗建中末與霍僊鳴從幸奉天左右禁旅
 委文場僊鳴主之文場累遷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
 侍省事監勾當左神策軍僊鳴累遷右監門衛將軍
 知內侍省事監勾當右神策軍貞元十二年六月特
 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
 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僊鳴為右神策軍中尉又以
 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為左神威
 軍中護軍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聖
 為右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與中護軍古有其官
 自國朝未嘗置其員秩也帝以禁衛嚴密又崇寵中
 貴故異其名而授文場等

第五守亮為右軍中尉
 守亮為右軍中尉

楊志廉與孫榮義並爲內給事貞元十七年以志廉爲內嘗侍充左神策護軍中尉副使榮義爲內嘗侍右神策護軍中尉副使二十年以志廉爲特進左監門大將軍充左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榮義爲特進右武衛大將軍充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薛盈珍貞元末爲內侍省內侍知省事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憲宗元和初遷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吐突承璀爲內嘗侍元和元年遷左監門衛將軍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累遷左衛上將軍四年鎮州王承宗拒命詔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時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言尤激切憲宗不獲已乃改充鎮州已東招撫處置等使出師經年無功乃密遣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承宗表至朝廷罷兵承璀班師爲禁兵中尉段平仲抗疏極論帝不獲已降爲軍器使出爲南監軍八年復爲神策中尉第五國珍元和二年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充

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程文幹爲內侍省監知省事元和五年遷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充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

彭獻忠爲右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七年充左衛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梁守謙爲內嘗侍元和十三年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十五年十月涇州奏吐蕃大軍去州三十里下營命守謙充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營都監統神策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赴涇州救援

馬進潭元和末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

楊承和穆宗長慶初爲右神策軍副使

馬存亮長慶中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

劉弘規爲鴻臚禮賓使敬宗卽位以弘規爲左神策護軍中尉

魏弘簡爲內弓箭庫使寶歷二年遷右神策軍護軍中尉

王守澄知樞密事文宗卽位以守澄爲驃騎大將軍充右神策軍中尉

仇士良魚志弘太和末爲左右軍中尉又云太和九年士良等因其露事率禁兵殺宰相王涯等二十一家自是權歸於士良志弘至宣宗卽位復誅其泰甚者而闔寺之勢仍握軍權之重焉

楊欽義大中時爲神策中尉

楊玄寔僖宗乾符中爲左神策軍中尉

楊復光爲黃門累監諸鎮征討乾符中賊帥黃巢犯江西以復光爲排陣使時招討使宋威戰敗復光總其兵權中和中詔充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關

輔

田令孜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累遷左神策軍中尉僖宗幸蜀以令孜爲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十軍等使時自蜀中護駕令孜招募新軍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爲五軍令孜總領其權

王彥甫廣明中與田令孜爲左右觀軍容使率禁軍從幸興元

西門思恭中和中爲觀軍容使

楊復恭爲樞密使光啓二年代田令孜爲右軍中尉專典禁軍

劉景宣西門重遂昭宗大順二年爲左右神策軍中尉

駱全壘景福二年代西門重遂爲神策右軍中尉

景尉脩宋道弼光化元年爲左右軍中尉

劉季述王仲先光化二年爲兩軍中尉

韓全海張弘彥天復初爲兩軍中尉

監軍

古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蓋不得已而用之也觀夫唐制始自肅宗參用內臣典制軍政或蒞戎於征討或護兵於鎮守中嚴有異則往無不濟愛克厥威則功或罔成雖委以腹心誠無外顧而貞其師律或爽嘉猷信利害之相兼否臧之不一也

唐魚朝恩玄宗天寶末爲品官給事黃門肅宗至德中嘗令兼用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也

竇文場王希遷皆爲將軍德宗興元元年以文場兼神策軍左廂兵馬希遷兼神策軍右廂兵馬

孟介貞元八年爲宣武監軍

王定遠貞元十一年爲河東監軍節度使李自良卒

行軍司馬李詭授任先是定遠以聞德宗授詭告命

定遠以始謀為李詭詭深德之自是河東軍政多出

於監軍焉

貞元十四年吳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內官

監之師之進退不自主將

薛盈珍貞元中為鄭滑監軍

吐突承瓘為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憲宗元和六

年出為淮南節度監軍使

梁守謙為內嘗侍知樞密元和十一年命守謙宣慰

淮西諸軍因留監進討授以虛名告身五百通及金

銀錢帛以勸死士

王守澄元和中為徐州監軍

崔潭峻元和末為荆南監軍

楊承和為右神策副使穆宗長慶元年十二月以李

光顏為陳許節度兼深州節度敕承和克深州諸道

兵馬都監

長慶二年官軍討代鎮州率命中使參護其軍號為監陣多選勁騎自衛觀望勝則

乘驛急聞以邀爵服敗則迫脅戎帥致其怙懼故以兩河之衆討數州之叛師老力屈終議赦之故因統

馭非才亦由監陣擾之也

段文政為內嘗侍長慶二年鎮州兵亂賊圍深州以

文政充都監領鄭滑河陽陳許三道兵赴深州應援

馬存亮為左神策護軍中尉長慶四年以存亮為淮

南監軍使

楊叔元文宗太和中爲山南西道監軍使

李榮成太和四年興元軍亂節度使李絳被害命榮成充興元監軍使

王守洧守澄弟也太和中爲徐州監軍

田令孜本姓陳懿宗咸通後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僖宗乾符中盜起關中諸軍誅盜以令孜爲觀軍容等使後幸梁州永爲西川監軍

王建自爲蜀帥仍舊監軍事

楊玄价爲內嘗侍咸通中爲河南監軍

楊復恭幼入內侍省每監諸鎮兵屢勦之亂命復恭監陣有功自河陽監軍入爲宣徽使

楊復光爲小黃門累監諸鎮征討乾符中王僭芝起曹濮詔遣齊克讓討之復光監其軍後僭芝陷荆襄以宋威爲招撫使復光又監其軍宋威敗詔以荆南節度使王鐸代宋威復光監光武軍屯於鄧州中和初復光赴援京師會河中王重榮入屯武功朝廷初以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天下兵馬都監軍時老疾不行詔令復光代之

袁季貞爲河中都監昭宗乾寧三年以季貞充邠寧

四面行營兵馬都監押

後唐張承業唐光啓中爲內供奉武皇之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留監武皇軍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爲河南監軍

張居翰唐末爲樞密承旨昭宗在華下起授內侍嘗出監幽州軍事

立功

功名之立君子之所尚也故載之令甲藏於盟府以垂乎不朽者焉乃有列職禁闈祇事帝右忠而能力勇且知方應變矢謨克平於大憝或從行執銳屢摧乎勦敵或竭誠而濟難或悉力以盪寇用能立事當世流芳策書論而次之固亦以勸事君者之忠蓋爾後漢鄭衆爲內侍大將軍竇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丕長城人貝瑗魏郡元城人左

愴河南平陰人

愴音工與切又音館

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

超璜瑗爲中嘗侍愴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

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

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

忌恣多所鴆毒上下掛口

周書曰賢智掛口謂不言也掛與鉗古字通音其炎

反皆莫有言者帝逼畏久嘗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

之延熹二年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

得者有誰乎

外舍謂皇
后家也

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請河南

尹不疑敬禮小簡不宜收其兄弟送維陽獄二人詣

門謝乃得解徐璜貝瑗嘗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

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

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嘗侍意

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

聖意何如爾帝曰審然者嘗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

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

中音丁
仲反

帝曰姦臣脅國當伏

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意帝勅

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趙忠少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以與誅梁冀功

封都鄉侯

後魏孫小初內侍太武東宮以聰識有智畧轉西臺

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

仇維大武時為給事黃門侍郎從征平涼以功超遷

散騎嘗侍

唐楊思勗中宗初從事內侍省預計李多祚功超拜

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為右監門將軍時安南首領

梅玄成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獵國通謀陷安南詔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玄成遽聞兵至遑或計無所出竟爲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誅其黨與積屍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率兵募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將軍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橫等數州反叛思勗又統兵討平之生擒梁大海等三十餘人斬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爲京觀十六年瀧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聚衆作亂陷四

十餘城行範自稱天子遊魯稱定國大將軍馮璘稱南越王割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拏手十萬人進討兵至瀧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行範潛竄深州據雲際盤遼二洞思勗悉衆攻之生擒行範斬之斬其黨六萬級獲馬口金玉巨萬計

魚朝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陝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北至華陰朝恩大軍遽至迎奉六師方振錄是深加寵異改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皇甫政德宗時內臣也貞元中福建叛卒逐其觀察

使吳誥既而福州兵四百餘人潰亡入海延至溫台
明州寇掠鄉閭頗爲人患帝憂其滋長令政設策備
之政乃令從事常萬巡撫三州擇海浦形便起城柵
修艦教弩選士豪者爲統將以招討之萬有方畧數
月之間擒獲頗衆餘悉降之自是瀕海皆寧萬及將
吏各加官賜帛各有差

楊復光咸通中樞密使楊玄翼之猶子也乾符中爲
內侍王僊芝起曹濮詔遣齊克讓討之復光監其軍
後僊芝陷荆襄以宋威爲招撫使復光又監其軍宋
威敗復光乃總其衆控扼於襄鄧之間僊芝敗乃移

監許州中和初巢讓陷京師許州帥周岌稱臣二賊
復光斬其僞使會許州秦宗權叛岌遂得衆三千人
復說宗權赴難宗權遣其將王淑以兵八千從入至
南陽淑遲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衆分爲八部則麗
晏孔寵從韓建王建晉暉張造李師太是也

簡一人未獲

尋收鄧州復召徐州宋州壽州荆門等軍赴援京師
皆從之衆踰二萬乃會河中王重榮入屯武功朝廷
初以觀軍容使思恭爲天下兵馬都監時老疾不行
詔令復光代之旣破巢讓朝廷方議其功以其年六
月暴終

馬存亮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敬宗長慶四年四月丙申有賊犯右銀臺門入宮時帝在清思殿擊毬聞之驚出適難至左軍存亮匍匐出迎捧帝足嗚咽涕泣自負帝入軍旣安堵存亮又令驍將康藝全率騎卒入宮討賊賊衆殲焉初帝始至軍憂太皇后之隔存亮復以二百騎迎二后至安於軍中丁酉帝還宮

幹事

內臣之職載於周官見於左氏秦漢而下乃有性質忠厚智識開敏或居出納之任或釐中外之務而能力心王室恪居官次夙夜匪懈風雨不已提綱而衆目皆治投刃而盤根必解職脩而事舉功成而名著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其斯之謂矣

秦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爲宦者秦王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軍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

漢石顯弘恭皆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皆任中書官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侯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

號曰大嘗侍

後漢鄭眾字季產南陽人為人謹敏有心機位大長秋

蔡倫有才學盡心敏慎為尚方令和帝永元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
曹騰為大長秋加位特進用事省闈三十年餘事四帝未嘗有過

後魏仇維齊中山人為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絲絲自從逃戶占為紬蠶羅縠者非

一於是雜營戶師徧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輒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簡括維齊奏議罷之屬郡縣趙黑大武時以恭敬小心帝使進御膳出人承奉初無過幸又遷侍御典監藏後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

孫小字茂翹咸陽人內侍東宮聰識有智畧累遷給事中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為并州刺史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旌其政化

把崑為中嘗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伉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

號曰大嘗侍

後漢鄭衆字季產南陽人爲人謹敏有心機位大長秋

蔡倫有才學盡心敏慎爲尚方令和帝永元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曹騰爲大長秋加位特進用事省闈三十年餘事四帝未嘗有過

後魏仇維齊中山人爲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關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旣平綾羅戶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絲絲自從逃戶占爲紬蠶羅縠

一於是雜營戶師徧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賊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簡括維齊奏議罷之屬郡縣趙黑大武時以恭敬小心帝使進御膳山人承奉初無過幸又遷侍御典監藏後轉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

孫小字茂翹咸陽人內侍東宮聰識有智畧累遷給事中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爲并州刺史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旌其政化

把疑爲中嘗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伉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

以爲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

王質高陽人爲鎮遠將軍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

張祐爲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

李堅初事文明太后稍遷給事中小心謹慎嘗在左右孝文遷雒轉被委授爲太僕卿簡課牧產多有滋息

白整者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遷中嘗侍太和末爲長秋卿

成軌者孝文時爲謁者僕射以謹厚稱時有奏發輒合帝心車駕南征專進御膳時帝不豫嘗居禁中晝夜無懈

王遇宣武初兼將作大匠性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雒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

唐高力士性謹密能傳詔勅授宮闈丞開元初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玄宗嘗曰力士當上我寢則

穩

李輔國知書計事高力士令掌閑廐中簿籍天寶中
閑廐使王鉷嘉其畜牧之能薦入東宮焉

吐突承璀幼以小黃門值東宮性敏慧有力幹後為
神策中尉

楊復光慷慨負節義有籌畧僖宗中和初為天下兵
馬都監卒

後唐張承業初為太原監軍莊宗在位太原事一委
承業而積聚庾帑收兵而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咸

盡力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內臣部 四

翊佐 規諫

翊佐

夫垂統繼世荷三靈之瞻協力諫議資中人之助自
炎漢甫定外戚擅權積成姦威幾易皇胄賴其忠言
饗應群疑永釋輔正神器翊登天極降及於後益濟

其羨首公竭節扶危成安昭諸信書厥有不績者焉
漢張澤爲宦者令太尉周勃與丞相陳平誅諸呂迎
立代王是爲孝文帝初東伴侯與太僕滕公入清宮
殿麾左右執戟者皆仆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澤諭
告示亦去兵

後漢孫程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遷中嘗侍順帝爲
太子時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后兄車騎將軍
閻顯等讒太子廢爲濟陰王延光四年三月北鄉侯
立爲天子其年十月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
姓興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

各景

北鄉侯不起共斬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
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嘗懷
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
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
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
鍾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
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
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爲省內所
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脇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
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

是爲順帝

曹騰爲中嘗侍桓帝卽位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

曹節爲中嘗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功封侯

後魏趙黑字文靖爲侍中封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亢言者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

天下說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願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獻文默然良久遂傳祚于孝文

王溫字桃陽爲尚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延昌四年羣官迎孝明於東宮溫於臥中起帝與保母扶抱入踐帝位

平季字稚穆爲中給事中與爾朱榮等議立莊帝卽位超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勲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

唐李輔國少侍東宮天寶末玄宗幸蜀輔國侍太子

扈從至馬嵬乃獻策請分兵北如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卽帝位以係人心及肅宗卽位擢爲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程元振直內侍省爲內射生使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皇后張氏有寵無子慮失權勢結少子越王係密構異謀將圖廢立是月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元振知之潛發於李輔國輔國久典禁兵素與皇后嫌隙及聞元振言有自得色乃與元振定策伏兵於凌霄門擁太子請不赴召以兵翼太子入飛龍廐候變而動旣夜輔國元振乃勒兵會於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同謀中官朱光輝馬英俊等百餘人禁錮之逼皇后幽於別殿丁卯肅宗疾不起元振等始迎太子於九僊門見羣臣行監國之禮己巳卽皇帝位是爲代宗

俱文珍從義父改姓劉名貞亮順宗自正月卽位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劇時王叔文韋執誼等專政雖時扶坐殿羣臣入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中官李忠言特詔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謹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唯意所欲不拘程度旣知內外厭毒慮其摧敗卽謀兵

權欲以自固於是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均嚴綬等殘表而文珍與中官劉光奇薛盈珍尚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憤屢以啓帝帝固厭倦萬機嫉惡叔文等至七月乙未遂詔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王涯等入至金鑾殿撰制詔命太子勾當軍國事及太子受內禪時議嘉其忠蓋累遷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

王守澄元和末入侍憲宗疾大漸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策立穆宗

楊復恭爲觀軍容使文德元年二月僖宗不豫未知所主羣臣以吉王最賢將立之復恭請以封王監國乃宣遺詔立爲皇太弟遂卽帝位是爲昭宗加復恭開府金吾上將軍

劉景宣與西門重遂爲兩軍中尉昭宗大順二年十二月天威軍使李順節恃恩恣橫出入以兵仗自隨景宣重遂懼其覬圖非望乃傳詔召順節節以甲士三百自隨至銀臺門門司傳詔止從者景宣重遂在仗舍邀順節坐次令部將伊先審斫順節頭隨劍落後唐張承業昭宗時以寺人監河東軍及誅內官太

祖雖奉詔命實保憐之匿於斛律佛寺其後復以爲
監軍待遇益至承業每歎歛感德後太祖病篤啓手
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兒孤弱羣庶縱橫後事公善
籌之承業奉遺顧爰立莊宗初入聽大事時季父振
武節度使克寧爲管內蕃漢馬步都知兵馬使典握
兵柄莊宗以軍府事讓之曰兒年幼稚未通庶政雖
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季父勲德俱高衆情推伏請當
制置以鎮羣心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
議但嗣世中外之事何憂不辦因率先拜賀初太祖
獎勵戎功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比之嗣
王年齒又長各有部下之兵朝夕聚議欲謀爲亂及
莊宗紹統或彊項不拜鬱鬱憤惋託疾廢事命李存
顥以陰計干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今舊事季父拜姪
理所未安克寧妻素剛狠因激怒克寧陰圖禍亂存
顥存實欲以克寧之弟謀害承業及李存璋等欲以
并汾九州歸附于梁送貞簡太后爲質克寧意將激
發乃擅殺大將軍李存質請授已雲州節度轄附朔
應州爲屬郡莊宗悉俞允然知其陰禍有日克寧候
莊宗過其第則圖竊發幸臣史敬鎔者亦爲克寧所
任盡得其情來告莊宗莊宗謂承業曰季父所爲如

此無猶子之情子當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臣受命先帝言猶在耳存顯輩欲以太后降賊公欲何路求生不卽誅除亡無日矣因召吳珙李存璋李存敬朱守殷說其謀衆咸憤怒三月壬戌命存璋伏甲攻之遂平其難及莊宗平定河朔連歲出征軍國大事一以委承業夙夜在公以身犯難不畏強禦蒞官行法督賦徵租廩藏盈衍帝所倚賴以兄事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令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大捷承業感武皇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聚庾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成是霸基者承業之忠力也

規諫

夫適臣盡規不專在於守和而已繇東京已來乃有列宮省之任在皇位之側處乎近習便審左右而植性忠厚飭躬方雅詳知前訓通曉吏事辯邪正之攸趣明理亂之所急繇是奮勵惻幅敷陳當否斥姦佞之首叙政治之失防禁非辟保全良俊建讜議以興國贊經典以愛人或形於奏書辭義可舉或備於進對亮直不回斯足以參乎密侍而資乎訪問者也後漢孫程順帝時爲中黃門拜騎都尉永建元年司

隸校尉虞詡以中嘗侍張防時用權勢每請託受取
 詡輒按之而屢寢不報乃自繫廷尉奏言其罪防流
 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知詡
 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陛下見一云懷表上殿程曰陛下始
 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嘗疾
 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
 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嘗侍張防
 賊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
 臣宜急收防以塞天變詔出詡還假印綬程復上書
 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

尚書僕射

呂彊為中嘗侍靈帝時封都鄉侯彊辭讓懇惻不敢
 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
 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
 也伏聞中嘗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
 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微寵
 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趙高指鹿為馬而殺胡亥輾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
 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

兼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為蕃輔受國

重恩不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

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瓊才

瓊小特

特加恩澤又

授位垂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垂刺

稼穡荒蕪

鄭玄註周禮云蕪草有實者

人用不康罔不錄茲臣誠

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違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

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媵女數千

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按

法當貴而今更賤者錄賦法繁數以解縣官

縣官調發既多

故賤糶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

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

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

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

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

况終年積聚

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

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

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 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

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易兌卦彖辭

儲君副主宜諷

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

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化杜預注左傳曰

當國執政也

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

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既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

之意

楚辭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圓謂天也

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

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

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

丹青素堊

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玉白色音惡

雕刻之飾不可殫言喪

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

矯正也拂戾也

穀梁

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

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

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

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君如杆

桷屬

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

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

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其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

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

死廐馬林栗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

之謂也

說苑犯諫晉文公之辭也

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

商門而令中嘗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

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議呵監宦陛下不

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

毛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

領註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所讒毀故競欲咀嚼造作非條

非條飛書也

陛下面受誹謗致邕

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

以邕爲戒上畏不惻之難下懼劍客之害

謂蔡邕徙朔方時陽

球使刺客追刺邕也

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紀

明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

垂髮謂童子也

歷事二主

謂桓帝靈帝也

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

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

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及紀明家

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

帝多穢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

為導行費

中署內署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

疆上疏諫曰天

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

萬物稟陰陽而生

歸之陛

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

下之繒西園弘司農之藏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

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

利百姓受其弊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

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

謀也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

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按虛實行其

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

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

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

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

韓子曰古人之

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
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見則無以正鬢
眉身失道則無以知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
迷惑此與疵同也

此為責書奏不省中平初黃巾賊起疆言於帝曰黨

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轉與張角合謀為變

滋大悔之無及帝懼乃大赦黨人

又云司隸校尉陽球奏收故太尉取

紀明就獄詰責紀明飲鴆死強上疏追
訟紀明功靈帝詔紀明妻子還本郡

後魏王獻孝文時為中史部尚書時沙門法秀謀逆

事發多所牽引獻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

惡餘疑從赦不亦善乎帝從之免者千餘人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文事與王質等俱克宦

官文明太后時已見眷遇為給事中孝文遷雒嘗為

宮官事幽后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

發憤而卒

後唐張承業初為太原監軍後事莊宗嘗從征討栢

鄉之役王師既迫汴營大將周德威慮其奔衝堅請

退舍帝怒其懦不聽垂帳而寢諸將不敢言事咸請

監軍請白承業遽至牙門褰帳而入撫帝曰此非王

安寢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不可忽

帝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其夕收軍保高邑帝初獲

玉璽諸將勸帝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趣謁帝從

容言曰老奴受先王顧命謹事郎君利害否臧盡合
忠言殿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讎爲唐
宗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供億日
望殿下掃除梁汴休戰息民今元惡未平遽先大號
費養兵之事力困凋弊之生靈臣以此爲一未可也
繇咸通中便在宮掖每見國家册命大禮儀仗法物
百司庶務經年草定臨事猶闕今殿下旣化家爲國
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嘗準約方今禮院未覓
其人儻失舊章爲人輕笑二未可也老臣愚懇未願
殿下受人推戴者此也大凡舉事量力而行悠悠之
譚無益實事因泣下沾衿帝曰予非所願柰諸將何
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於官凶問至帝悲慟連
日輟食因言曰天奪孤之子布也

按五代史承業天祐十九年十一月

卒明年四月莊宗始卽帝位

册府元龜

內臣部

自長參

因式可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臣黃國琦較釋

內臣部 五

朋黨 恣橫 譴責 貪貨

朋黨

夫親丹宸游黃閣上應躔次下聞誅議其來久矣自
兩漢之季五代已往或值王道浸衰朝綱靡振本以
宮闈之職遂參樞衡之任共相樹置通為表裏乃有

擢自行伍膺節制之權拔於寒微踐公台之貴吹噓所至羽翼斯生故無益於為邦但有紊於政治觀夫賢愚之用舍乃知時運之污隆耳

漢石顯元帝時為中書令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

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

倚依也

民歌之

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累累重積也若

若長貌言其兼官據執也

後漢張儉靈帝時為中掌侍封列侯與中掌侍趙忠

曹節王甫等相表裏

後魏劉騰自小黃門遷侍中與領軍元叉廢靈太后

使中掌侍賈粲假言侍孝明書密令防叉以騰為司

空表裏擅權共相對置叉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

闔共裁刑賞及卒葬日內官為叉服杖經衰編者以

百數

賈粲自小黃門累遷為光祿大夫與元叉劉騰等同

共謀謨粲既又黨威福亦震於京邑

唐魚朝恩代宗時為觀軍容使鎮陝州與周智光昵

狎朝恩以扈從功恩渥崇厚奏請多允屢於上前賞

拔智光智光本以騎射將後軍嘗有戎捷自行間登

偏裨累遷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

薛盈珍憲宗時爲中貴人有權力於元和初薛謩爲代北營田水運使善畜牧有良馬時以賂朝權及中貴人以族人附進盈珍頗延譽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遷福建觀察使

魏弘簡穆宗時知樞密初元稹貶江陵士曹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卽日轉詞部郎中知制誥無何召入翰林爲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許穆宗乃罷稹內職以弘簡爲弓箭庫使

崔潭峻穆宗時爲內嘗侍京兆尹崔元畧以宗人附之遷戶部侍郎外以元畧板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潭峻方有權寵元畧以諸父事之故雖彈劾而遽遷顯要元畧亦上章自辯且曰一時府縣條流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裏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遷列左右之清班豈臣庸愚敢自干冒天心所擇致驚特達之恩衆口相非遂致因緣之說詔荅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

奚恤人言然元畧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

王守澄爲內掌侍穆宗暴得風恙興元節度使裴度三疏請立儲嗣宰相李逢吉亦請立敬宗爲皇太子時守澄掌樞密自穆宗不愈事權益隆翼城人鄭注自言能爲黃金藥服一刀圭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後能使老年人如壯男子守澄得是藥頗効嘗神而親之注又有奇辯言必通夕出入禁中無時於是李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諫因注日與守澄通令守澄潛結敬宗於東宮且言逢吉實立殿下敬宗深德之逢吉既內倚守澄之助而外又有門館人張又新李續之輩爲籌畫卽廣進虛薄邪妄之徒置於班級謂之清流自丞郎已下多以黨進又新與續皆逢吉藩僚也後唐安希倫爲內官長興二年夏被誅以其受樞密使安重誨密旨令於內中伺帝起居故也

恣橫

周禮建寺人之官掌女宮之戒自茲厥後命數寢隆宣帷幄之勤豫臺省之務其有任居要近性異專良忘兢慎之規昧真素之理專與奪之柄總營衛之威謝任恩親光寵支附非復掖庭黃闈之職正內永巷之任亦有忌刻不顧崇侈滋豐獨坐之謗以典鈞黨

之誣斯起招釁罹患盖自取焉

豎貂齊人魯僖公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

盟於貫服江黃也

江黃楚典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齊寺人貂始

漏師於多魚

齊杞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

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

秦趙高二世時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

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不坐朝廷見大臣居

禁中高堂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後欲為亂乃先

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

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

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羣臣皆畏高

漢石顯元帝時為中書令為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

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詭違也適道之辯

忤恨睚眦

輒被以危法

被加也音皮義及餘具內臣害賢門

後漢孫程順帝時為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

叔馬國等為司隸較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

右帝怒遂免程官

左怙

雜縮二音

桓帝時為小黃門史以誅大將軍梁冀功

遷中嘗侍與單超貝瑗徐璜唐衡五人同日封侯故

世謂之五侯超疾薨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

左回天貝獨坐獨坐言驕徐臥虎唐兩墮兩墮謂隨

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兄

任意為兩墮兩或作兩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盜賊無異超弟安為

河南太守弟子正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

愷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

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雷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

李暘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暘家載其女歸

戲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按宣罪棄市璜於是訢恣於

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輪作右較五侯宗族賓客雷徧

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

侯覽桓帝時為中嘗侍以誅梁冀功封高鄉侯小黃

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

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

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訢帝延坐多殺無辜

徵詣廷尉免覽等得此愈放縱靈帝建寧二年喪母

還家大起塋塚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虜奪良人妻畧

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草竟不上儉遂

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

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覽遂誣儉為鈞黨夷

滅之

曹節靈帝時爲中嘗侍以定策迎帝封長安鄉侯時
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
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中黃
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
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累轉大長秋熹
平元年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
節王甫幽殺太后嘗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尸祿無
有忠言者節女婿馮方上章言尚書郎桓彬與左丞
劉歆右丞杜希爲酒黨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
正節大怒劾奏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者爲之寒心

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

張讓與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梁昱珪高望張
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嘗侍封侯貴寵及兄子
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
沸郎中張均上書言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其源皆
繇十嘗侍宜斬之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靈帝以均章
示讓等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
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均學黃巾
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角交通後中嘗侍封
諂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嘗言

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嘗叩頭云故中嘗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

蹇碩爲上林較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大將軍何進乃與諸嘗侍共說靈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進亦不往

魏張當齊王時爲黃門齊王正始末大將軍曹爽專政嘗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皆與曹爽爲佞人

後魏劉騰孝明時爲中嘗侍中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曄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澤乂以騰爲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乂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禁闈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乂騰之手八坐九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

北齊陳德信後主時與數十人並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甲正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嘗侍此二職神虎門外有朝貴憇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內臣暫放歸休所

乘之馬牽至神虎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數十爲羣馬塵必坌諸朝貴爰至唐趙韓路皆隱廳趨避不敢有言

唐李輔國肅宗初爲殿中監嘗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同知卽加推訊府縣按鞫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勅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後遷兵部尚書驕恣日甚求爲宰相帝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僕射裴冕聯章薦已冕曰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及代宗卽位輔國與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橫私奏曰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握禁軍不欲遽責乃尊爲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決

程元振代宗初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是時元振之權甚於輔國軍中呼爲中郎旣誣構襄陽節度使來瑱坐誅宰相裴冕貶施州刺史天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驕豪自處不顧物議

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察使專與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算性本凡劣恃勲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

及輕薄文士於門下講授經籍作爲文章粗能祀筆
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
寵代宗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侍詔給錢萬貫充食
本以爲附學士廚料朝恩恣橫求取無厭凡有奏請
以必允爲度幸臣未有其比章敬太后忌日百寮於
興唐寺行香朝恩置齋饌於寺門外之車坊延宰臣
百寮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

劉清潭爲內侍監大曆十年九月代宗命齋金帛萬
計宣慰河北諸軍清潭所至耽嗜宴會頗稽程期甚
沮人望

楊志廉德宗時與孫榮義代竇文場霍仙鳴爲左右
軍中尉亦踵竇霍之事怙寵驕恣貪利晉寵之徒利
其納賄多附麗之

田全操文宗時爲辟仗使太和二年五月休祥坊百
姓三百人竝於光宅坊西接宰相訴云當坊右龍武
軍飛騎地勅賜百姓已久不出地課經今四十年被
田全操竝劫徵索逡巡全操命角脰者五十人分捕
所訴者遂鬪於通衢良久方散後數日帝以其地爲
百姓居業矣不欲伏集因賜左右三軍錢各一千五
百貫充當軍給用其休祥坊官地復盡歸於百姓

仇士良為左軍中尉開成三年正月甲子宰臣李石
遇盜於是石求出鎮除荆南節度使癸未石謝官便
發赴鎮石與士良比相疑阻石之遇盜人多疑之以
士良搃兵密近恃權恣橫帝多姑息之故石忿遂赴
鎮錫宴皆不及於嘗等

田令孜僖宗時為觀軍容使中和三年天下兵馬都
監楊復光卒於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頭鹿晏弘
晉暉王建韓建等各以其眾散去復光兄復恭知內
樞密令孜以復光立破賊功憚而惡之故賊平賞薄
及聞復光死甚悅復擯復恭罷樞密為飛龍使

楊復恭昭宗時為內樞密使初復恭以文德元年冊
帝於藩邸及自監國即位特勳多養假子時帝大政
咸訪於宰臣尤忌復恭專柄帝元舅王瓌亦見委任
復恭惡其導達外事奏授瓌黔南觀察使溺於吉柏
江

後唐楊希朗復恭其叔祖也莊宗時為學士使怙寵
用事先是條制為朱氏時權豪強占人田宅或陷害
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希朗自復恭獲罪伯仲
竄迹太原武宗莊宗時皆中涓任事至是宦官方盛
人皆畏避希朗治復恭之舊業田宅宰相趙光裔畱

勅不行言復恭謀亂山南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洗
安得治認田園尤不可與僞朝枉害爲比希朗聞之
泣訴於帝因令自見光裔言之希朗陳訴十餘紙言
吾祖雖獲罪於前朝當時蓋強臣掣肘國命不繇天
子及行喻梟首天子顯降德音昭雪今制書尚在公
博通故事安得謂之未雪予叔祖彥博洎伯仲連爲
監獲者數人何也漸至聲色極抗光裔方恃名望忽
爲所折悒悒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撫他事危不自
安病疽而薨

張居翰爲樞密使時蕭希甫知制誥有詔定內宴樞
密使坐宴否希甫以爲不可坐居翰聞之怒名希甫
責曰據子所言有何按據老夫事過三朝天子逮內
宴數百子本田舍兒憑何所見有此橫議如有按據
卽具奏聞希甫無以對繇是居翰及李紹宏等切齒
怒之宰相豆盧革等亦希旨排斥乃以希甫爲駕部
郎中

譴責

周官寺人列職於正內漢制嘗侍分任於黃闈自茲
厥後各數寢擾或兼摠于官嘗亦間領於兵政若奉
命之不謹暨行已之違方官謗旣興吏議攸屬自貽

謹累用干刑書采諸簡編咸用論次

漢許廣漢武帝時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廣漢部索

部分搜索罪人也其殿中廬有索長數丈可以縛人者數千

枚滿一篋緘封殿中廬桀所止宿廬舍廣漢索不得

它吏往得之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具廣漢論坐為鬼薪輸掖

庭

石顯元帝時為中黃門累遷中書令成帝即位以顯

為長信宮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

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

徙歸故鄉憂憊音悶不食道病死

後漢蔡倫和帝時為中嘗侍累遷長樂太僕倫初受

竇后調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帝親萬機勅使

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

籍建安帝時為小黃門監太子家太子廢為濟陰王

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

罪建坐朔方

黃龍為中嘗侍與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

元李剛及阿母宋娥等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

罔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

之一

貝瑗桓帝時爲中嘗侍封東武陽侯司隸較尉韓演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

侯覽靈帝時爲中嘗侍累遷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張讓與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惺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嘗侍與張角交通後中嘗侍封詣徐奏事獨發覺坐誅靈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嘗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讓等皆叩

頭云故中嘗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
後魏趙黑獻文時爲侍御典監藏累遷侍中與選部尚書李訢有隙訢列黑爲監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竝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

王遇孝文時爲中散累遷華州刺史封宕昌侯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帝對僕射李冲等言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冲言果爾遇合死也帝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

符承祖爲侍中知都曹事初文明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處王溫孝明時爲左中郎高陽王雍旣居家宰慮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

唐程元振代宗時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充實應軍使專掌禁軍吐蕃黨項入犯京畿車駕幸陝州太嘗博士柳伋上疏切諫請誅元振以謝天下代宗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及車駕還京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時與御史大夫王仲昇飲酒爲御史所彈詔長流溱州百姓

呂如金憲宗時爲翰林使元和四年杖四十配恭陵行至閔鄉而卒如金以密書請託於鹽鐵使李巽故有是責

吐突承璀爲左軍中尉鎮州王承宗叛以承璀爲鎮州以東招撫處置等使及罷兵班師仍爲禁軍中尉諫官段平仲等抗疏極論承璀輕謀弊賊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爲軍器庫使俄復爲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時弓箭庫使劉希先取羽林大將軍孫琦錢以求方鎮事連承璀出爲淮南監軍使

吐突士昕敬宗時與武自和俱爲中官寶曆二年入新羅取鷹鷂各杖四十剝邑士昕流恭陵自和配南衙咸以受新羅問遺不進獻故也

楊文端與李孝溫俱爲內養寶曆中送幽州春衣節度使朱克融嫌踈弱執之以問敬宗時優容別命中人宣諭仍更賜衣服流文端崇陵孝溫元陵

劉承偕以穆宗長慶中爲澤潞監軍頗恃恩權嘗對衆辱節度使劉悟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爲其困辱軍衆因亂朝廷不獲已貶承偕

楊叔元爲興元監軍文宗太和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事因叔元以言激之溫造代絳盡殺亂卒叔元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以俟朝旨配流康州田獻銘爲閤門使咸通十三年國子司業韋殷裕於閤門進狀論郭淑妃弟郭敬述陰事懿宗怒甚杖殺殷裕以獻銘受殷裕狀奪紫配橋陵

貪貨

夫天象著明四星侍於皇位周官作則五人典於正內沿襲旣多登用亦廣增金璫石貂之貴豫紫闈清禁之謀有匪其人不稱是職因緣權寵寢恣驕貪前

史必書不無其迹後人斯覽足戒其非

齊夙沙衛寺人也魯襄公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

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索簡擇好也

齊師乃還

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

漢石顯為中書令貴幸傾朝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賂遺謂百官羣下賂遺也訾與資同

後漢李剛為中嘗侍順帝即位剛等及中嘗侍黃龍

楊位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九人與阿母幽

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

高梵為中嘗侍坐賊罪減死一等

侯覽桓帝初為中嘗侍以佞得進倚勢貪放受納財

遺以巨萬計

王甫為中嘗侍渤海王悝既貶為癯陶王後因甫求

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桓帝遺詔復為渤海王悝知非

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誣奏大逆迫責自

殺

張讓為中嘗侍有監奴典在家事交通貨賂威刑誼

赫扶風人孟佗

佗音馳

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

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

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嘗數百

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佗字伯朗一云以蒲萄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為涼州刺史

後魏李堅高陽易人也宣武初為太僕卿瀛州刺史

本州之榮同於王質

王質者亦高陽易人高祖時為瀛州刺史

所在受納

家產巨萬

劇買奴歷位幽州刺史是時有李豐之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致名位積資巨萬第宅華壯文明太后殂後乃漸衰矣

劉騰孝明帝時為秋卿榮陽鄭雲詣事騰貨騰紫纈四百疋得為安州刺史

唐牛仙童為內謁者監玄宗開元二十七年以坐賊杖殺太子太師蕭嵩坐累貶官制曰王者立法所貴無私有過必懲古之令典太子太師蕭嵩累踐清資嘗居重任身寵茅土家榮姻戚人臣之貴莫二止足之分當知曾不是思乃行非道城南別業地即膏腴畝直千金蓋謂於此遂將數頃輒遺仙童名位若斯恩遇亦甚昵於庸豎更欲何求靜言其情深所未諭但久經任使措在朝廷自不飾觀良用驚聽豈可輔

導太子頡頏正人宐從貶出以肅紀綱可青州刺史
仙童又與幽州節度使張守珪財貨交通制曰張守
珪本自戎行夙承任遇去歲軍務失實乃命謁者監
牛仙童宣諭朕意輒便結託凡細令其詭詞賂以百
金兼之數口恐懼邊塞或容苟求遣謁軒墀何不早
自披露用茲奉國曷以爲顏猶念舊勲俾從寬典可
括州刺史

輔璆琳天寶末宰相楊國忠韋見素等陳安祿山反
狀玄宗潛使璆琳送柑子于范陽賜祿山私候其狀
璆琳受其重賂還固稱無事後賄賂事泄玄宗怒因
祭龍堂遣備諸供責以不虔遂命左右撲殺之

馬日新爲內嘗侍代宗廣德中江左右荒詔日新領
汴滑軍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延蘭時人怨訴
逐之而劫其衆

郃光超德宗初加李希烈淮南節度使今光超授之
節希烈遺之僕馬及縑七百疋事發杖六十配流自
兵興已來中貴用事宣傳詔命於四方不禁其求取
旣鞭郃光超四方節度有以曩例賂中官者皆不敢
受

朱如玉爲內給事貞元初使于闐國得大珪一玉珂

珮五副玉枕一玉帶勝靴帶勝各三百具玉簪四十枝玉合三十玉釧十具杵三及瑟瑟三百斤并金銀寶刀劔塚藥等如玉稱是假道回紇遂隱藏之奏曰悉爲回紇所奪及是爲其下所發搜獲在法絞論減死杖一百流恩州

薛盈球憲宗元和中代北營田水運使薛謩善畜牧有良馬時以賂中貴人盈球有權力於元和初謩以族人附進盈球頗延謩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遷福建觀察使

朱超晏王志忠皆品官爲五坊監多縱鷹隼入富人冢廣有求取憲宗知之立名晏忠二人笞二十奪其職

劉希光元和中爲弓箭庫使受羽林將軍孫璿之錢二十萬爲求方鎮又每年嘗受靈武庫衣糧六十分事發賜死籍其家財

吐突士昕武自和皆中使也敬宗寶曆初入新羅取鷹鷄咸受其問遺不以進獻各杖四十剝邑士昕流恭陵自和配南衙

王踐言爲四川監軍節度使李德裕加徵疲人三十萬貫緡因踐言赴闕盡以錢行及踐言爲樞密使德

裕果為宰相

李國澄為大原監軍時李德裕為本府司錄參軍時謂國澄曰何不近貴取事而自滯於外聞乎國澄曰豈所不欲其如貧何乃許借錢十萬貫促國澄赴闕國澄初為未信及至闕咸如其諾尋除中尉遂為中人所稱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內臣部

誣構

皇居上體乎環極邇臣內法乎四星由古以還典掌有序兩漢而下寵任彌渥或參居重職或分幹諸局惟忠信所以絜矩惟謹厚可以守官在視聽而必公實聰明之攸賴而有履用弗率愛惡相攻萌邪僻之

端恣驕吝之氣罔懲私忿寢成厚誣素業用隳鄙志
是逞消鑠媒孽枝葉生於謀議朋比締構機穽浚於
城府觸類而長何可勝言虞典曰朕聖讒說殄行其
來遠矣

惠牆伊戾宋寺人也惠牆氏伊戾名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

夫大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

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

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

惡而太子瘞美而狠貌美而心狠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

成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

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

乎夫為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

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

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軟用牲加

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太子將為

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

速得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

佐母則皆曰固聞之公內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

我以其名而使請日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

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寺人柳有寵於宋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

之欲以求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既盟于北郭矣公

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

右師亥合比弟欲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

久矣聞合比欲公使代之代合比

後漢曹節為小黃門和帝時用事於中梁商為大將

軍遣子冀不疑與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

永和四年中嘗侍張達遠政內謁者令石光尚方令

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嘗侍曹騰孟

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

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如

之耳達等知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

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敏急呼騰賁釋之達等悉伏誅

李閭為中黃門安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

王聖以鄧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嘗與閭候伺左

右及安帝親政官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鄧

后兄特進騶弟虎賁郎將悝侍中弘聞先從尚書鄧

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德帝聞追怒令有司奏

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寺人柳有寵於宋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

之欲以求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

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

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

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之代代合比為右師

後漢曹節為小黃門和帝時用事於中梁商為大將

軍遣子冀不疑與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

永和四年中嘗侍張達遠政內謁者令石光尚方令

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嘗侍曹騰孟

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

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

之耳達等知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

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敏急呼騰賁釋之達等悉伏誅

李閏為中黃門安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

王聖以鄧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嘗與閏候伺左

右及安帝親政官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鄧

后兄特進騶弟虎賁郎將惺侍中弘閏先從尚書鄧

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德帝聞追怒令有司奏

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珎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隲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隲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隲爲羅侯隲與子鳳竝不食而死隲從弟河南伊豹廣遠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惟廣德兄弟以母閭后戚屬得畱京師

樊豐爲中嘗侍順帝陽嘉中李固對策言不當封爵阿母王聖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帝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嘗侍悉叩頭謝罪而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

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人竝爲中嘗侍順帝時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嘗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侯覽爲中嘗侍靈帝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

類官省又豫作壽塚

生而自為塚曰壽塚

石椁雙闕高廡百尺

廡廊下周屋也

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

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

家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

干亂郡國復不得御

御進也

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

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又苑康為太山

太守時張儉既殺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逆匿太

山界者康既嘗疾闔宦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

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

上賊降徵康詣廷尉獄滅死罪一等徙日南又史弼

為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

託乃豫勅斷絕書屬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

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

弼大怒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遂付安邑獄即日考

殺之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

吏人莫敢近者惟前孝廉裴瑜送到滄澠之間大言

於道傍曰明府摧折震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

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茶苦其甘如薺昔

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

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贍護於

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劬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兵洪曰昔文王羸里南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王甫靈帝時爲中嘗侍勅桓帝時渤海王惺謀爲不道貶爲瘿陶王後因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後帝遺詔復爲渤海王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勅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惺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嘗侍鄭颯中黃門董騰竝任俠道剽輕數與惺交通甫伺察以爲有姦密言告司隸校尉段紀明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使尙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惺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渤海迫責惺自殺妃妾一十人子女七十人妓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惺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又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勅甫枉誅渤海王惺及妃宋氏妃卽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大中大夫程响共譖言皇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

曹節為中嘗侍靈帝光和二年陽球為司隸較尉奏
 誅中嘗侍王甫太尉段紀明等其冬司徒劉郃與球
 議收案張讓及節節等知之共誣白球等嘗與藩國
 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勢取受狼籍步兵較尉劉
 納及永樂少府陳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遂
 收球送雒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趙忠夏惲竝為中嘗侍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
 問中嘗侍呂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
 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於是忠惲等
 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

也強兄弟所在竝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名
 強強聞帝名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
 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名未知所問
 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遂收捕宗
 親沒入財產焉外野草自殺也

張讓為中嘗侍時張角作亂侍中向栩上便宜頗譏
 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
 賊自當消滅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張
 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蜀黃皓宦人也以信任用事時劉永始封魯王建興

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皓皓乃譖構永於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

孟玖諂事成都王穎穎聽玖之言將害陸雲而江統蔡克力諫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卽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怨隙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影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

前趙郭猗劉聰時爲中宮僕射聰以弟北海王乂爲皇太弟乂以子晉王粲爲相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太師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東宮舍人荀裕告之帝使寇威卜拙監守東宮禁乂朝賀猗有憾於乂謂祭曰太弟于主上之世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讎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事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

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讎作難事淹變生宐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龔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能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大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欷歔流涕皮惔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謂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僞故也皮敦許諾俄而名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斬準從妹爲父孺子淫于侍人父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慚恚說

祭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祭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也祭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祭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大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祭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無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祭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後遂構成其罪

宋華願兒者內臣也前廢帝愛幸有盛寵時戴法興爲越騎較尉而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滎陽聖帝意不平又賜與願兒金帛無算法興嘗加裁減願

見甚恨之帝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應天子願兒因此告帝又云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興官遣還田里尋賜死於家

後魏宗愛太武時爲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阮道盛侍郎任平誠等任事東宮徵爲權勢帝頗聞之二人與愛素不睦愛憤道盛等案其事遂搆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

趙黑文成時爲選部尚書仍加侍中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黑對晉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覽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荊州選監公孫處最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嘗典中書侍郎尚書郎者曹監勲能俱立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爲方州臣實爲惑獻文疑之曰公孫處顯公孫處最爲訢所厚於是黑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黑爲監藏時多所載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竝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黑自以爲訢所陷歎恨

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嘗侍侍中尙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黑微告訴專恣訞遂出爲徐州及其將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其寢安志在於職

唐程元振爲內侍代宗卽位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將以郭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旣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勅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累蒙國恩猥廁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開先皇帝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

宗社託臣以家國俾陛下掃兩京之妖稜陛下雄圖丕斷再造區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任是以嘗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賤言多詆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二皇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噐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路臣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劔折濺血染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跋涉艱阻出沒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獎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錄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

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兩京
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勅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
煩聰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
朕甚自愧公勿以爲慮帝以子儀頃同患難收復兩
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尙據維陽元帥雍王率師進
討帝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裴茂
來瑛子儀旣爲所問其事遂寢乃留京師自西蕃入
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諫官屢論之元振懼
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
避蕃寇帝然之子儀累表請車駕還京乃止

呂太一大曆初爲嶺南矯詔募兵爲亂乃以台州刺
史韋倫爲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連郴三州都團
練防禦使竟遭太一黷貨反間貶信州司馬

薛盈珣德宗貞元十五年爲鄭滑監軍使姚南仲爲
節度使盈珣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爲盈珣讒
構於帝帝頗疑之十六年盈珣遣小使程務盈馳驛
表奏南仲誣譖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時奏事赴京
師竊知盈珣表中語文洽私懷忿怒遂晨夜兼道追
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務盈
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傷滿地旁得

文洽二緘一緘狀未告於南仲一緘表理南仲冤且陳謝殺務盈帝聞其事頗駭動

高重昌憲宗元和九年爲江西監軍使誣奏李位決四十剝邑配役于建陵仍籍沒其家

許遂振爲嶺南監軍使時楊於陵爲節度使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潔已遂振無能奈何以飛語上聞憲宗初驚惑賴裴垟輩爲於陵申理帝感悟乃除吏部侍郎遂振終得罪

王守澄爲神策中軍尉文宗太和五年二月戊戌守澄奏得本軍衙前虞候豆盧著狀告宰相宋申錫與十宅漳王謀反末後帝令中人急召宰相入赴延英中人赴宰相牛僧孺私第至安邑里北街馬奔乏死於道卽於僧孺里第易所乘馬趨以復命是日宰相路隨李宗閔牛僧孺宋申錫旬休在私第悉聞命赴召至中書東門中人口所名無宋申錫始知被罪望延英以笏叩額而退隨等至帝以守澄所奏狀示隨等隨等相顧皆愕然初守澄於浴堂以鄭注所構告於帝登時卽於市里追捕又將以二百騎就請恭里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見爭於帝曰今謀反者宋申錫耳盍不召南司他相會議今卒然爲此

京師企足自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三月己亥右軍
差人於宋申錫宅輔孔目官張全貞家人買子信緣
等又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庚子詔
以宋申錫爲太子右庶子辛丑上巳休假宰相竝入
中書帝在延英中人復出宣事勅旨令召師保僕射
尚書丞郎嘗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
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雜驗北軍豆盧著所告宋
申錫反狀翌日壬寅國忌宰相復入中書便赴延英
召對應昨日議事官帝竝召入親自詢訪太子太保
趙宗儒以年老宣令不拜已而兩省諫官自嘗侍已
下至午時復於延英請對帝即時召入於是左嘗侍
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之
舒元袞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
符丁居晦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請北軍所
告不於中鞠帝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訖卿等且出
玄亮固言援引古今辭理懇切玄亮涕泣久之帝意
稍解乃曰今卽與宰相商議玄亮等退卽於是日復
召宰相入議翌日癸卯詔漳王降封巢縣開國公又
詔宋申錫可守開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馳驛發
遣內官飛龍使開府儀同三司馬存亮袁請致仕初

守澄奏據當軍同正將兼衙前虞候豆盧著狀告前
供內品官市典朱訓與前十六宅官市典晏敬則及
宰相宋申錫親事王師文等同謀反逆拜取受宋申
錫銀絹稱與漳王計會直上之事兼受漳王信物等
臣准告狀追晏敬則等推問咸伏取受及得支証人
貨賣銀絹櫃坊主人賣物牙郎及見晏敬則從十六
宅西門至漳王院取信累路往過所勾當門司所繇
十六宅判官張忠榮等不告報官司各得款狀百姓
朱訓得款稱取受絹五百二十疋銀五挺又責得朱
訓狀稱先與宰相宋申錫親事王師文知聞多時因
語話次其人稱伏狀宋申錫多年本使云聖人多疾
又緣太子小未堪成立其次合是漳王要結託佗日
之事問訓有何人通徹得訓卽云比與晏敬則兄弟
相識多時委知其人是十六宅官市使典曾伏事漳
王來王師文見訓說遂潛報宋申錫知至閏十二月
初訓與晏敬則王師文同於宣平坊商量此事前後
約二十餘度去年閏十二月內一度見宋申錫云一
切委王師文君但與王師文計議訓前後三度於師
文邊領得銀三挺又於晏敬則得銀一挺又前後兩
件共領得絹二百八十疋轉分付晏敬則又正月內

訓謀王師文作人何公義同於十六宅門外待晏敬則至午時敬則從十六宅出來便身上解下白吳綾汗衫一拜白熟線綾一疋充信宋申錫通徹漳王結託他日之事拜取受宋申錫銀絹之愆請准法科斷又品官晏敬則兩度取受宰相宋申錫絹及銀共二百八十五兩絹二百八十疋銀五挺賣得一百五十七貫文去十二月內見朱訓說宋申錫有一事擬結託取漳王至望在他日便說宋申錫欲與漳王進奉銀結向後事王師文道宋申錫云國無皇太子恐後漳王相忘所以教敬則向漳王邊取得白吳綾汗衫子白熟線綾一疋充信物並付敬則上繫着王師文朱訓解下分付王師文因茲便說宋申錫意道國無太子欲擬商量阿郎爲太子恐阿郎不知他日相忘具漳王便言虛實敬則云實其憑虛構詭譎如此甲辰勅宋申錫已從別勅處分朱訓晏敬則宜各決痛杖一頓處死作人何公義配流康州奴楊忠義配流春州並錮身所在差人防押遞過至彼到具月日聞奏王師文委御史臺下縣及諸道切捕捉獲日聞奏餘各委本司疎理處分其餘被誣詿決杖配流追捕凡數十百人天下莫不冤之初申錫爲翰林學士帝

初卽位嘗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致官禁之禍及守澄領禁兵恃其宿舊跋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姦利入軍禁賣官取權中外咸扼腕帝雅聞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內庭帝察其忠厚可任之事嘗因召對從容言及守澄外縱鄭注無可奈何者以密旨諭申錫令與外廷朝臣謀爲去之計且約卽日當命爲相申錫頓首謝未幾自翰林出拜尙書右丞逾月加平章事內知申錫素謹直寵遇超輩數月之後剖斷循嘗望實不相副旣以鄭注附押守澄貨賂大行乃除王璠爲京兆尹瑜遂中旨璠不能行而

注與守澄潛爲備漳王者帝之愛弟也賢而有人望有豆盧著者職屬禁軍與注親表注又告以其謀遂令著結成申錫與漳王反狀白於守澄翌日奏上其謀交織瓌密帝不省其詐遂罷申錫爲右庶子時京城恟恟衆庶譁言以爲宰相真連十宅反百寮震駭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閣懇論帝赫怒叱諫官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寮三數人廷辨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且曰王師文未獲卽獄未具且請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

當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
投於嶺表帝終寤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
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于外廳素
服以俟命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
負天子反乎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
能鋤去姦亂反爲所羅網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
相與泣數行下申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侈
靡居要位者尤取納不顧風俗不暇更方遠古且與
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爲
已任四方問遺悉無受者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
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丁未詔
曰朕以菲德奉茲丕構雖虔恭修己不敢暇逸而誠
亮格物未能弘敷遂使姦兇懷非覬之端藩戚有陷
君之責外註宰臣傍連禁吏怵惕自咎中宵靡寧親
臨鞠訊改寘刑典顧爲大義實愧御家猶慮檢校之
徒忿怨相冒遂至誣引或違非辜載懷醜慙空論深
旨應緣漳王及宋申錫等被論告事除今月六日已
前准勅旨處分并捕捉王師文一人外餘竝一切不
問宣示中外用體朕懷申錫雖爲寃謫姦人尙未快
其意是日詔下後中外爲寬解

田令孜爲神策軍中尉僖宗光啓元年十月壬子詔隨邠寧節度使朱玫以本軍兼統鳳翔兵共三百萬屯沙苑攻河中王重榮出師拒之先是其年春有詔追封王重榮父縱及加父母妻國邑號時以令孜假子爲使重榮恃勲待之不厚及還乃謀于令孜令孜因奏兩池之利請歸正省重榮知之又有詔移鎮欲以太原軍送王處存至任重榮不自安乃抗表述令孜擅權復修僞詔以書諭太原云近奉密詔俟公送處存至此則令當鎭圖之皆朱溫朱玫與令孜惑朝廷也使者因出僞詔示之時太原與汴師有隙遂累上表請討溫玫朝廷務紓國難每降詔抑之繇是太原頗以私嫌積憤于帝旣因河府之間遂起兵上章以誅田令孜朱玫爲名

西門重遂爲左觀軍容使勅天威都馬軍都將賈德晟以李順節非罪見殺曾宣怨言於人重遂誣以他罪奏帝帝遂誅之時都下馬千餘騎皆驚散西投鳳翔自是朝廷勢削鳳翔軍盛矣

後唐李延安李從襲呂知柔皆供奉中官也莊宗同光三年伐蜀魏王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副十月十九日下鳳州拔固鎭敗賊三泉收劔利興元梓州望

風納欵勢如破竹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署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招討府繼岌承命而已時莊宗令延安從襲知柔爲都統府綱紀見崇韜行府職事殷繁將吏請謁輻湊降人爭爲賂遺其都統府惟大將省謁牙門索然繇是大爲詬恥及軍至僞蜀六軍使王宗弼歸欵行賂先招討府洎王衍以成都降崇韜居王宗弼之府先是宗弼徙王衍於西宮行之珎玩妓妾宗弼擇其善者邀臣以奉崇韜求爲蜀帥崇韜子延誨令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奏崇韜爲蜀帥繼岌覽狀名崇韜謂曰主上倚侍中如衡華尊於廟堂之上以制四夷必不置元老於蠻夷之地況予不敢議此請諸公詣闕自陳李從襲等謂繼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測王宐自備繇是陰相猜察帝令中官向延嗣齋詔喻蜀促令班師詔使至崇韜不郊迎於禮稍俛延嗣情憤告從襲曰乃公何者魏王貴太子也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賊請已爲帥令郭延誨擁從出入貴擬王者所與遊狎無非軍中驍果蜀士兒豪晝夜妓樂相歡指天畫地近聞延誨白父請表以爲蜀帥又曰兩川數百萬戶珎玩貨泉靡所不有地形阻固自是一秦大人何不善

自爲謀此語流聞遠近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事恐紛擾吾屬莫知暴骨之所矣因相向垂涕向延嗣廻具以事奏劉皇后泣告於帝請保全繼岌帝復閱蜀簿且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聞到西川見招討府吏言蜀川珍貨皆積崇韜之門言崇韜自入蜀所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奇帶百郭廷誨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十佗財物稱是臣見魏王所居除公府外蜀人賂遺不過匹馬束帶唾壺塵柄而已蜀府空竭無足爲怪帝初聞蜀人留崇韜已不平之又聞所得妓樂寶馬怒見顏色卽日命中官馬彥珪馳往蜀川視崇韜去就如恭命班師則已若別有遲留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請見劉皇后遽曰臣見向延嗣說蜀中事勢今已不可主上遣臣偵視凡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於三千里外緩急資決皇后再言之帝曰傳言未知事實吾以關外兵柄付之無故行事否則患生詎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是時成都雖定諸州山林羣

盜結聚崇韜令任圜張筠分道招撫孟知祥未至慮發軍之後別生變故稍緩班師之期正月六日馬彥珪至時大軍定取十二日發離成都令任圜權知蜀事以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彥珪出皇后教示繼岌曰大將軍發他無釁端安得爲此負心之事公輩勿復言從襲等泣白曰聖上既有密勅王若不行使彼沿路訪知則中途有變爲患轉深繼岌曰帝無詔書徒以皇后文字安得殺招討使從襲巧造事端以間繼岌旣無英斷卽僂俛從之詰旦從襲傳繼岌命名崇韜計事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方昇階魏王爪牙

奮撻以碎其首小人廷信從父請死卽殺之李從襲率兵圍招討府以攻廷誨擒而殺之收其妓樂寶馬崇韜有子五人廷誨廷信從父死於蜀第三子廷說爲尚書郎在雒陽及馬彥珪報殺崇韜令楊彥珣誅於其家第四子廷讓誅於鄴第五子廷議誅於太原家產籍沒明宗卽位詔令歸葬所有郭氏田宅皆賜崇韜妻周氏廷誨有男奴哥廷讓有男行奴皆稚齒姻族保之獲免令周氏鞠養於晉陽之故第崇韜服勤盡節左右王家草昧艱難功無與比西平巴蜀宣暢皇威誣搆而誅其禍已酷身死之日夷夏寃之

李存乂爲鄜州節度使同光四年伏誅於邸存乂莊宗異母弟也郭崇韜之子壻崇韜既誅其後朝野駭惋羣居州處議論紛然帝令闔豎網紀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嘗訴郭氏無罪言詞怨望又於妖術人楊千郎所居飲酒聚會兇豪攘臂垂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傳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名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鍊丹乾水易人形破肩鑄或云可驗初在鄴都貴要間皆神奇之白於帝甚蒙待遇官至簡較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掖頗承恩寵人士有憑之而仕宦者及在雒陽輕薄少年畢與之遊皇弟存乂存渥元行欽嘗朋淫於其家至是姦闖欲盡去郭氏之黨故誣告之千郎亦被其禍

冊府元龜 終